

丑 12

5742.

尚
論
篇

下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總批發所在北門內心街西首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雖而醫學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于他途。其能可操。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汲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遠。及爾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而之醫。讀其自讚小像。超曠夷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勵勵鏗澆。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會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誤中。兩足遭刳。雖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還。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違牢鑿。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輔相天地之道。存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閒趣。仍是真儒之熱腸。姚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畧。且生平梗概。並稱著有寓意。草醫門法律行世。余既列於邑之方。旋據以申之上憲。令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宦京師。知其已行之書。贈衆人口。因并梓具未行之書。後四卷。皆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己之有人也。凡國先生平生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豈卓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宜易言哉。時

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後端月

賜進士出身

教授文林郎和靖安縣事古黎王瑞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卷一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下篇辨證法

溫證上篇辨證法

附辨兩感溫證

溫證中篇辨證法

卷二

合論各篇辨證

會講附篇辨證

真中各篇辨證

問答附篇辨證

小兒附篇辨證治法三例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辨證

太陽傷寒方辨證

太陽兩傷方辨證

卷四

太陽陽明合方辨證

陽明少陽合方辨證

三陰及各證方辨證三十九方附重通合三卷

附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南昌喻昌著 昌堂醫案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仲景書得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施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訣奧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多感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概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概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概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法。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癒。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裡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逆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裡。以為在裡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熱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緩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澤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實發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纏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法特出手。眠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說也。

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暑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裡已失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發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偏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踞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熱。衄血蓄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退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既具。况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

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傷寒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竟哉生命古今誠莫控制矣 梅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裡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學勝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裡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 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熱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梅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裡病為多故少有不瀉者法當以治裡為主而解肌藥之亦有治裡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裡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裡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 太陽病發熱而濕不惡寒者為溫病源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寒秘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粵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逆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 形作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雖弱弱者必濕破火者必濕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源 風性易動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燥藥性之帶濕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其一者以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發戒春月更無可發也後之紛紛營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誰知仲景方法之神哉

三 脈浮熱甚反寒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源 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寒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道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逆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證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四 病如桂枝證脈浮而頭痛不發熱而身熱寸脈微澀則邪在胸中痞硬脈氣上衝咽嗝不得息者

胸中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後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蚘蠅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流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枳實瀉瀉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滂風涎而逆水也而有痰而誤發汗流亡津液胃中空虛就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 病人手足厥冷似蚘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痰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者皮膚寒在骨髓也

六 病在陽熱林羅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燒肉上舉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在骨髓制服文給散利水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實實結胸無熱證者枳實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疑重者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七 病人臟無他病理氣時發熱或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味酸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按

八 病常自汗出此為營氣和者外不隨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者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

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太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誤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罷

斯脈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誠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瀉宜下之脈浮虛者臥宜發汗下之宜承氣

湯若汗之宜桂枝湯

十一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逆虛逆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而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類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逆逆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觀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 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源 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感者迥異並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源

十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

十五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 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為表在所輕而

裡在所重殊不知蓋表裡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秋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源 觀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為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源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膩精之類者為易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德輿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
載明三百六十七法後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芩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散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加身脈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購下燒飲作命散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芍藥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寒無下證者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沉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臥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子湯 相類編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脈浮而大是表其人宜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散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 分利兼壯

澤瀉散 治腹以下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散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硬滿過熱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溫以散其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盡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以散其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豉湯

下後心煩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以散其

下後心中懊憹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以散其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嗝不利吐膿血渴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以散其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性除大汗使陽氣入大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 葶藶梔子湯 取其

散苦湯也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黃連阿膠湯 黑雲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補真由水

或帶散

刺血

或來路病案

溫經中篇

護將冬不減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陰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維春藝不違食。急也。若匿者若遁迹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猶光匿影。絕無缺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減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象。其解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開而氣泄。冬月關閉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虛。開氣虛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而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刺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懣。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熱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使傷津液。以致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 枯冬不減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怪。然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語言難。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瘥。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設在理。千古若明。若時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法。乃為逆具。其自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腑。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瘥。瘥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發。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減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 真罪耶。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然熱發濕。臟寒不禁等證。從未說到小便不

利直視失溼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痿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溼。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熾。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癱瘓。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誤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成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濕。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濕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是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濕二字。取象更深。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証非勞其腎而風先內熾。故絕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真軒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高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實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濕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濕。濕溫。濕毒。濕疫。四證。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濕。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証。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聯以自慚耳。客有推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病。合於何臟。岐伯曰。溫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服藥熾。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者。名曰溫病。由是觀之。溫病且熱。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蒸。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溫。不似第一例之大瀉。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溫。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裡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表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端。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譴無忌。然而遠隔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昌按脈沉。病在裡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裡。在裡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專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巨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

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濕又知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
屬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發之傷寒偏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
而人死也噫嗚呼傷寒者之託額門真是操刀之凶人寧但為艾補之童子已歟

(二)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
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裡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
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管二物。其建奇功也。此云無裡證并非脈沉嗜臥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
耳。似此則表裡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
製方之意噫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法得於斯二方焉。

(三)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發其裡宜四逆湯源。 昌按此段文義可以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裏
音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裡矣。而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
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宜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
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
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致必人之能用。所
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發法也。

(四) 少陰病脈沉細而數其病在裡不可發汗源。 按脈細而數裡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溼者復不可下之源。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
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微數者一概禁汗。不為微嗜臥食臥况
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則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
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 少陰病欲而下利發語者被火氣初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源。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長利奪其
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所。厥病

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利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也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瀉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後必脈微而四肢逆冷令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微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免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掣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原屬順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歟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使血也 據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裡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動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自出者則天瀦矣再按熱邪雖從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雖復况既開使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血圓之於早耶奪膀胱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設引水自救口燥舌乾證具小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誤為熱以致誤據 此一證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 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仲景早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無陽以為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後吐利也 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更肖少陰為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擬編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無寒者 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

陽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燉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裡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

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 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薑附子為臣正長駕遠馭俾

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甚白為甚乾薑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或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葱白以通

陽氣而使陰氣自欲見明白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胆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以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

陰以為引導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裡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及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

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赤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

足去葱加芍藥嘔者加生薑 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脈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使膿血者 胃虛寒不能制水而下注滑脫故用乾

薑糯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發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多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為脈不至者灸少陰大

壯 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數更衣及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於骨也宜灸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嘔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及心煩不寐甚而裏不和也芩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以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

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及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 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和水臟受病加以石膏則水必竭故當

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 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

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散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不

清咽一法

鹹養而勝脫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證下篇

詳將冬傷於寒又寒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為一大例

葛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證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證自外入內轉入轉濕。故三日傳偏六經溫證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牖而出。勢不能傳偏他經。表裡只在此二經者為恒也。若更換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熾。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溫證。表裡橫發。申傷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證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葛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令人見熱煩枯燥之證。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敷。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至。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令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葛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合二法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可不用溫。下藥中可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證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世之訾議也明矣。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裡之證。乃以半表半裡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異者何。此證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裡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箇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况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此十二字。必訣乃兩感傳心之要。即治溫病全之規。聖言煌煌。學者能察遠此。則其治兩感之溫證。十全八九矣。

表熱裡寒者脈雖沉而邊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裡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裡熱者脈必滑身反
者熱所以少陰惡寒而躁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裡熱也據此段文義論溫證全以少陰證與太陽
證脫分表裡昌所謂太陽與少陰互為標本者得此而為有據矣其云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
表解也即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脈滑表寒也身反苦乾裡熱也裏寒而躁宜行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
涼解用藥如此繁雜正與兩感證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之義互見正欲學者之以三隅反也又云少陰
病惡寒而躁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協於
和之意設裏寒而躁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脈不至不煩而燥則陽去而陰亦不存矣所以
用藥全在臨時較量裏其陰風陽微即以溫為主果其陽感陰微即以下為主果其陰陽錯雜溫下而有所礙則參
伍以調其偏勝為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熾陰陽尚未全虧方可溫經散邪若夫熱甚難圖
任行背水之陣必無倖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關頭雖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圖機所貴明理之廖
師其意而自為深造耳

少陰中風脈微陰浮者為欲愈也 觀此一條而認脈辨證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則病發之時陽感
陰陰察可知也陽感則治先脈陰察則治先臟又可知也既感且察則參之外證以資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
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神
機以自憚也 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為太陽經中風之本藥即少陰經之宜汗者亦或用
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收則不為甘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
少陰則更為陰臟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憐用
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逾三十年來功效應應可紀蓋得此
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證而用桂枝為例不為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款必佐之以辛
涼而不膩精之溫屬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太陽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桂枝甚則麻
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倍加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豬胆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概以羌

法發為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屢表而病不除。究竟其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為仲景解嘲之說。然乎否耶。謹定擬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證名曰兩感溫證。

仲傷寒少陰證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證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其例胎合。然仲景又不立治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表何居。昌宮愚之。傳經之邪。先表後裡。直中之邪。但先其裡。溫證之邪。裡重於表。兩感之邪。表裡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水將竭。真陽發露。外見種種躁擾之證。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危矣。是必先溫其在經之陽。兼其陰以培陽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指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消瘦。兼以內鬱之邪。灼其腎水。外現真燥。苦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危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即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指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太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痠痛。項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下之則結胸。亂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其少陰可汗之例畧同也。詎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裡。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證之裡。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擬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者也。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證。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三日傳。偏六經。故為必死之證。而溫病乃內鬱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為多。是則非必死之證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乏。久之木賊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按亡陽一證。在傷寒則該發太陽經汗。與謀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設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證。為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真在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深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召陽。隨感即起。不待益覆而淋瀝不止矣。可不懼哉。按亡陽一證。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津液暗枯。邪傳少陰。當下而又不下。致腎水暗耗。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

若在不藏精之溫證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且下利奔迫是下多无足七陰而又絕無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勝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厥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七陰之別名乎。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證又出不藏精之治特未顯然望後人不維其義耳。即如桂枝一湯本為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於溫法尤為獨詳。如加附子。加人參。白朮。乾薑。甘草。加桂心。茯苓。蜀漆。紅花等類。宣太陽表證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鍊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不藏精之證。表裡之邪交熾。陰陽之氣素虧者。按法用之。務如也。

春溫下篇諸方

合編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
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溫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黃湯

脈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溫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 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裡然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

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為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陰虛陽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湯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胃中

汗後裡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汗後身疼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治心下悸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夏人參湯

書靜夜躁一法 汗下後表虛惡寒裡虛脈微細日晡夜重者以救陰為主宜桂枝加紅花湯 日重夜躁身無大熱者以救陽為主宜葛薑附子湯

誤汗變逆一法 本脈浮而證見汗出心煩微寒脚掌之候總脈桂枝湯即使厥冷咽乾煩躁吐逆者乃陽虛而陰獨盛也先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俟厥愈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行陰寒凝滯之血以伸其脈若陽虛陰盛其變愈大者但用四逆湯以溫經回陽而不兼陰為治也

附辨溫證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開卷

諸家方書謂溫證之外復有四證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病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沉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曰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一曰陽脈洪數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據其後脈以辨證而為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解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適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鉅昌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拘所以夏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燠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證而重感於寒其病即兼冬氣而為溫瘧本溫證而重感於熱其病即兼夏氣而為溫毒本溫證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即兼不正之氣而為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其病忽變其病不令人眩而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溫氣相合而為濕溫之證何以四證內反不並舉又且溫瘧一證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以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證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尤為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為而凡感而病者皆為風溫之病也即如初春之時地氣尚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毒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除風溫另為一證則所以病溫之故為何哉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凜烈之寒無雜為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為一風并可如也夫風為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溫證篇首即特揭風溫之名以綱眾且其晰義之精為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為二况精微之奧乎茲特辨之以見治溫之法原為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溫瘧主治

溫瘧病脈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枝湯。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

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澀。兼有澀熱。反不飲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為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玄參升麻湯。黑膏補血

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脈洪大。正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藏。莫能解散。病因纏身。為累。而目前不識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甘草中。論之已悉。茲不復錄。

尚論後篇卷二

南昌喻 呂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為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踏雪空山。而內誠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為禦寒。乃稱真種。震爻內艮。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濕。臨臨垂戒。後世紅爐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誠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證。最凶最多。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濕熱病。悉以傷寒統名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未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為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為晝。以冬為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為萬物之靈。而顧可留質。然耶。特首揭之。且以勸良士之矧矧也。

此論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逼。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為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當而勿亂。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念。然後與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幾。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華日。飲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失。與堯惡為伍。凡八風之病。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反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究屬勉強。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靡然委靡。嗒然喪我者。病魔得消。而精氣漸長。猶為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為知道也。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為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應風。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戒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揮扇以捍其外。熱湯以溉其內。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為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其招致尤為不淺。善治風者。必推衡於風入之淺深。逆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寒竅。隨則服

易出也至於痰飲積或有自內生風之傷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處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原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為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寤就濕防金水二臟尤為保身之儀式矣每見貴介醫齡之子夏月出惟納涼暗中多聞感實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疴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人之居卑濕觸山嵐冒雨暘著汗衣臥水簟飲涼水食瓜果受內傷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藥但為受暑遺却太陰濕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以為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戒千古一大誤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為內傷諸病之始

秋

金燥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遍野地寶垂成月華露湛星朗淵溢酷熱之役得此高秋薦爽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融和同為一歲不可多得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為蕭疎矣燥熱轉而為清冷矣以故為時未幾而未萎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濕氣已久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為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聽木氣之歸誠木氣歸誠燥金即能養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繩生久水早已底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為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宜乎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為病最大以夏火之起秋金為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以淡泊滋味恐其濕熱傷肺且不欲渴滯微清道也然形其飲冷尤為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况入秋已深高峻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從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為筋脈短勁渴渴枯槁之導為冬月收吸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陰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滯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滯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滯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滯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為最所滯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粕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滯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滯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動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瘧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和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為感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今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穢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宜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燔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誤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滯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痲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症之說故引之而為註不知於理不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為秋時之瘧所以瘧證名曰

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為多若謂專傷暑則人之深居靜處未嘗傷暑秋亦病痿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為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為咳嗽之證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為熱宜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為熱之理况乎濕者水類所以水就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為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水風夏生瘡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痺秋傷於燥冬必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和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濕始清易秋月為燥而諸家指為熱火之訓亦不誤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風土主生夏屬熱火主長長夏屬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屬濕土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包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之土為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數者不得與之較量也此說既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說伯明而冬月之咳嗽為傷秋金之燥不為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冥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痰瘵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滑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之病痿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為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各主一氣夏曰兼主三氣之理原為天地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明乎溫熱寒涼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彼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誤秋傷於燥一說傳習至今而不察耳烏不曰風寒暑燥猶為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做活書五數居中縱橫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重轉土運十八日五運而為八轉者乎此其理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蓋三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為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為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

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陰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見冬季大寒後十八日之上即從太陽寒水之氣為用故其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大暑後十八日之上早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厥木為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為始極而為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秋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九日分歲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冬季秋之各主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敢為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即與濕土合同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膏地海澤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及謂之濕昔賢以說傳記其因仍尚屬為不少矣可無論歟 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真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為甚熱燔石流金亦云僅矣然但為乾熱已也得陰涼尚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火威相會盡大地為蒸籠礮碎流膏蟻鼠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矣夏月較他時獨水而南方離明之位天星獨密造化活潑之妙非圓機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論逆四時之病為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病證乃有違天而名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春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春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春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肺春收者少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春化者少言外自寫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情久而靡錮如暴戾忿恨之人始言但覺肝氣有餘終成擾亂一旦不足則疝藏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臟取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 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鄰者善保生者宜默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開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充血充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數觀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內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慮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此皆所謂

嘿杜其機者也若俟孰辨淋漓尚不知其所來則無具甚矣

數音水鼻開室也
音性鼻開室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甚則乾寒勝則浮濕甚則瀉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馬如抵掉搖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者則體從之而腫馬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傷腫之腫不同與熱傷氣傷痛之愈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而乾馬如津液枯涸皮毛燥濕之類是也感寒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浮馬即所謂寒傷形形傷腫者是也感濕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濡瀉馬脾惡濕喜燥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是則水閉跗腫亦見土不勝水則不能外輸膀胱而內則為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跗腫所以較之濡瀉為尤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鄰風燥又未有不熱者也濕不與燥為鄰其或為寒濕或為熱濕則各隨其體之積累所造馬但春夏秋三時傷風燥熱惟冬時方屬寒則受病者之熱瀉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 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熱多則傷肝惟恐始能勝恐以肺金主悲也風多則傷筋惟燥始能勝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也夏屬南方火火太過以北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傷心惟恐始能勝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勝熱以腎水性寒也苦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苦以腎水惟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故思傷脾惟怒勝思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甘傷肉惟酸勝甘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心主喜也燥傷皮毛惟熱勝燥心主熱也辛傷皮毛惟苦勝辛火味苦也冬屬北方水水太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腎惟思勝恐脾主思也寒傷血惟熱勝寒火勝水也鹹傷血惟甘勝鹹土味甘也夫四時一有太過即以所勝制之內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可用之調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而執推之無窮無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其知毫末也後世識不及古反舍正路不由者何耶 問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解也曰二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充於血陰之主也陰不足者本當益陰然益陰而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為陰之主也精麗於氣陽之屬也精不足者本當益陽而陽未能生必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為陽之基也二者皆藥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真中小兒

論傷寒真中陰經

人之陽氣素微加以房室過攝。膝理久疎。胃氣久薄。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至全不爭。腸關閉。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其後全不發熱者。為益發熱則尚有爭聞之象。邪不得直入無忌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從胃口而入。胃為五臟六腑之源。深入其中。可以侵奔三陰。而從其類以故吐嘔。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也。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漸至舌卷囊縮而危矣。有魄汗淋漓而死者。從陽從外脫。亦風邪為多也。有全不透汗。渾身青紫而死者。從陽為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證陰證以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護。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證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身自有之風。平素蘊蓄。而一旦內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經數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為最。房室過數。縱陰不足。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際之所。而手微麻。足或微痺。舌或微寒。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乘虛觸發。與大塊瘴氣。林木振響。黃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無少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醫方引風寒暑濕之風為治。一誤再誤。外風入而與內風交煽。任憑軀體。雖經年不能少減。而成廢人者。比比甚有。不向日而告斃者矣。可勝嘆哉。

論真中風大法

風既自內而生。還須自內而熄。何物是熄風之藥。養血乎。風亦與之俱養。補氣乎。風亦與之俱補。胃膝理乎。風亦與俱實。將何所取。取養血補氣。自不可少。而胃膝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患於無藥也。蓋天地間之風。得雨則熄。所以素問又曰。陽之生。以天地之兩名之。以雨治風。不言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膝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也。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膝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此自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為當。其妙全在助陽而通血脈。不敢驅風散邪為

義與荆防柴葛之輕藥絕不相干世傳以羌防等藥發散一食明者此但可治偏感之風耳以治內風不去百分之
一宜有經年積累之風而取辦一藥且僅攻皮膚之事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絕少貧賤之人非無房
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時為身軀纏有微風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既安逸內風已熾尚圖乘風納涼沐
浴飲水以解其熱致陽氣愈遏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挾鬱陽而為頑痰阻寒絀絀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
由來古今成方雖多辨證全不清切蓋觀乎人飲酒食煙積至無算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雜響為運出耳陽氣運
鬱無機勢必轉然飲食之暢滿痰疫與風相結迫發之時其體感之人病反加重益體感則陽多陽多則風與痰俱
多也孰知其風為本而痰為標耶孰知其陽氣為本而風痰為標耶風痰為標可汗可吐而或者見其言迷舌蹇以
為邪入心膈用生黃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遏而成不治甚多夫陽遏在內之人臟腑有如火烙平素喜生
冷臨病又投金石膏膩相尋明哲固性亦獨何耶陽氣為本勢必絕慾而不更據其陽病根始拔然而陽氣素動習
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養風痰纏綿得少息往往思及慾事各一舉動復從本及未蔓而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
此惟善保生者見體中痰多風熾無任病發預欲絕慾可矣甚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之
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之人惡乾燥者內邪感之
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忌汗藥感病喜汗藥而忌燥藥文其義以為調攝則居四達之權而披襟向風起呼吸
即通帝座之想者即治濕之良方也處卑濕之室而整冠振衣凜天威不道咫尺之懼者即治風之良方也人苟知
此不誠可以却痰而延年耶

關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陰則不足陽實有餘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感惟陰不足陽有
餘故身內易於生熱熱感則生風生風生驚驚所時有彼當日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也乃以四
字雜啼節去二字曰驚風逆胎後人以多誤以其頭搖手動也而曰抽搐以其卒口噤胸擊急目邪心亂也而曰搐
搦以其脊強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肢理未容易於感冒風寒凡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經之脈
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頰入腦退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乃生出抽搐等不通各名而用金石重

藥鎮壓以致邪邪深入難痊間有體暖證輕而愈者遂以為奇方可傳誤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助驚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以身強多汗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藥又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宜為無傷寒乎况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更多耶是即世所云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瘦無汗者瘦有汗小兒剛瘦少者瘦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逆名之曰慢驚風證而以參耆木附藥閉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為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出表不當固其入內仲景原有桂枝湯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又誤矣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別乃逆相傳為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常有驚病以小兒氣怯神弱凡卒遇怪異形聲及驟驚跌仆皆生驚傷其候面青黃赤多煩多哭其神識昏迷對面搖鈴放鉞全然不聞不比熱邪寒也

詳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帷觸犯寒邪者恒少而知識未開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溫證三例可互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府小兒或吸乳而傳母熱或從飲食而中外邪皆從陽明胃經先受際陽明而外達太陽即與溫證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胃氣受傷者邪氣入胃復乘其脾虛而客之即與溫證之第二例頗同既傷陽明胃與太陽脾相連之一臟一腑交合為病正傷寒而感證中二日陽明與太陽受之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諸語之證與溫證之第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為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之說不思小兒冬月登山入水者尚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春月并不受時行外感之氣耶其後又因無寒傷之說凡一切外感俱專立驚風之名擅用金石重慶及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證昌寓意草中已略將具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脾之大畧則皆達不醒然則邪感太陽脾經勢必傳於大絡其證甚而不知人者夫驚風之謂邪感有慢脾風一說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名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茲特比入春溫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或後之赤子可登春臺喜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溫證第一例

蘇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表證但表法原取解肌而不取發汗於小兒肌膚嫩薄膠理空虛斷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几几及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證多陽明證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湯極多太陽證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湯極多在平陽證或頭項肩背正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几几然牽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瞤手足反張諸多太陽見證而此風之名自此始矣詎和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及張者痙病也發熱無汗及惡寒者名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痙可見不解肌而誤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汗沾衣或旋復內疹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然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當從乎輕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痙即須審論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恣咳不絕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痙發作嘔誤服前煎滿面紅筋錯出斑點容損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姪病發作嘔及入投以藿香湯其效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益痘邪止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誡

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枳實湯

攻裡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痙病胸滿卧不著席胸急急斷齒者

昌變調胃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治下後腹滿時痛者

小兒溫證第二例

蘇陽明而太陽自表入裡仲景云太陽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硬可見脾

氣虛不能為胃行津液必致吐利兼見此俗子藉口慢罵之源也詎知外感之邪入乘其虛上吐下利者即霍亂之意正氣既虛兒因畏怯則有之宜是心虛發驚財不生風之候邪此等証證一差用藥不合萬無生理蓋脾經之證自有脾經之端蓋況於屬在外感仍以散邪為先所以設下則心下結硬正謂邪雖已入太陰而陽明未盡除者恐有表證相得也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脈浮者用之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浮則邪達於表仍用解肌之法送出其邪為當也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燥土燥滿

理中湯 濁氣上干於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黃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黃亦當倍減以小兒胃薄易動也

小兒兩感溫證第三例

胃與脾一腑一臟表裡俱受則在表者為陽邪然既已入於胃即當受滯津液即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

注所最難者要在急溫急下審諦不差蓋胃實兼以脾實則二火交熾水殺之陰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燥此証原

編遺及後
查核別

會講刺熱篇溫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錄

上古醫書其時首春其證首溫先師祖傳貨季所傳先師岐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脈色茶蘆骨茶未交曰令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危凡三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陰之脈色茶蘆煎熱病也茶未交曰令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危凡十五向七十字歧黃之庭宗旨曉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况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為凡人有病其色必微於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頰先赤脾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頰先赤是五臟熱病也且先微矣然五臟隱深其色不宜外見緣見微色隨刻命早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黑也忽見天庭大如姆指者不病而卒死

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太陽經脈色顯而易見。初起微於面。此時漫無凶咎。太陽脈色榮飾水櫃。乃之邪內伏。其春發瀉。必始太陽經脈紅赤熱也。先見兩額如朱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額骨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令且得汗。待時而已。少當極其自離。此真訣也。大凡溫病熱自內出。經氣先虛。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令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虛者。必待子未正。陽景日當空。羣陰見魄。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虛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繼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註謂肝病待甲乙。脈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藏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脈爭見者。或謂外見太陽赤色。內應厥陰。此則如隔千山矣。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脈。所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入陽。弦可沉澆的微入陰。弦亦可也。弦脈陰陽兩屬。安得指為兌脈。且三日之促。非古義。斷不具然。上古理脈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春舉頭見日。隨處長。高光萬道。人身之色無幽不燭。同也。脈以應月。春于江有水。于江月地脈潛通。人身之脈。我會貫通。同也。脈榮顯骨。即骨榮顯髓。一見之表裡兩符。豈非日月合璧。龍如太陽顯骨。色脈同時解散。并不成濕熱病矣。病則色脈同時俱見矣。太陽榮顯骨。少陽榮顯前。厥陰榮顯後。少陰榮顯兩。乃至十二經脈色。大絡小絡。隨病彰。一瘡一瘕。色脈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休王。上則四時注來。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文榮飾。此總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黃滯。傳經勢重。已為主死。爭見青黑尅。賊十死。不救矣。蓋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遂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主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勺萌盡。亦哩底其根也。令外邪入。而真藏逆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內逆。醫身內百司庶職。惟腎獨為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顛覆。亂生死出入。莫不繫之。太陰厥陰。祇稟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脈。腎則額主內。厥經謂過在少陰。甚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爭見。主死。差連腎氣在內。以少陰為厥陰。母木勢垂危。求救腎水。腎水足供。尚可母子兩全。腎水流流並竭。不母子俱斃乎。可見神去則誠。誠敗則爭見。察黑。豈脈色不由根心也。蓋釋謂木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課甚果而水數一。土數五。其厄主一日五日耶。內經明為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胡以生數去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反孫古脫。增入五字。岐鶴總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復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色。榮顯前。熱病也。榮未交。

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身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己若兩頰見赤與少陽赤色身見則死也少陰經脈甚必入腎腎藏發靈氣之場先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發頃刻俱為灰燼劫災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救頰頭紫黑已見毒痕纏繞不散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坐府身憂殺以太陰神水乎吾徒同志浴河使之泉自國慶古經之法傳心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會講素問經氣論病文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諸錄

岐伯先師論濕勝者微飲今始深解之也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令邪氣交爭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存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燥或者死也脈不與汗相應此不腸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病創製氣之言穀氣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至寶也穀氣為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萃萬理為一言誰能外之內經留精者身之大也故藏於精者春不溫病是則藏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築樹百病不生矣即不然者冬藏已藏春溫積於為命主張蓋計在是胡乃沉沙擲之耶沉沙擲之故後則腎虛而溫死矣足熱甚而溫死矣穀氣既傷轉輸不給關門閉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况腎虛足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準平人十二時脈更增四時三日促為二朝丹促則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倒說豈說變化生心萬理淵源爛然生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為土苴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有五始知理隨稍盡症則昭然茲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黃帝願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至陰陽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向者胸為蔽府今乃和穀氣之言既明即陰陽交與不交了然定矣吾徒嚙舌多年令轉訛舌而且細舉之矣上古崇木交雜之輕者崇火陰重且死者中古交傷於寒春必病溫證未輕者冬不藏精將虛足熱重且死者聖神心印妙哉天開變化錯縱愈出愈奇上古太陽與厥陰為偶少陽與少陰為偶而陽明太陰

雖不言之而其相偶更定位也中古太陽與少陰一府一臟獨主其重。蓋太陽主外少陰主內。太陽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太陽陰陽交而危矣。然掌上之珠不叙其文。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絕學乎。岐伯先師。妙翻千古變證。若相峙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况庸人乎。謂二陽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輕證。而塞為死。不治。必有其說。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稍足。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亢燥陰絕。胃穀腸津水穀皆絕。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陰脾。一陽一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虛者。辰已。經吐汗乃盡解。必飲之。理也。門人有蓄髮。或脾胃以膜相連耳。脾胃榮交相連。直是易易。所以上古。故不言之也。予不覺傷寒傳經如膽。誠肝葉。豈不直入相合。然必少陽膽乃傳太陰。再傳少陰。乃傳厥陰。遠經而走。不能直截合膽也。今陽明胃乃傳少陽。膽乃傳太陰。遠經傳火亦然。固和陽明太陰。交與不交。各分疆界矣。兩穎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頰前與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頰中與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必至榮交不分。乃為死也。至於太陽少陰陰陽正交。吾徒更深言之。內經兩感證。一日太陽少陰。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三日死。由是論之。溫證微不相同矣。溫證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者。有五分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溫證太陽少陰。本經與病相持。即十日半月。總為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日之促。而驟死。者蓋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榮衛平時覺不相等。病之精津不枯。穀氣不盡。熱少。食肌膚漸積。微汗兩交。忽為兩解。病醫相成者。多有之矣。半月一月。待斃無醫。穀氣不得不盡者。非天也。人也。醫者之手。眼審機法。擇一日已前。圖而又圖。遂非倖生。生機可待。此為超醫至一日已後。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穀氣精血傳經。立盡。畫則危矣。岐伯先師曰。病而留者。其毒可立而傾也。又曰。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然則陰陽交者。死于向以為一言而終。隨病隨究之後。幾誤一生。將面惶汗。常悚言之矣。立志奇男子。冬至開牖。儲蓄內宮。豈非第一善乎。

會異語傷寒論中論溫證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三會語錄

上古中古首重溫證。民生言取類之矣。周秦以降。如扁鵲。起家數事。各樹偉義。經緯裁成。後代字匯。至於溫證。絕

不言之。由是論溫發傳數矣。乃至人書存幾千百年。雖然無已矣。漢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揆。其者傷寒論雖建實為創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功遠紹軒岐。於中溫證一法。對然天開。步步者實。總傷寒家成未十餘輩。我例多難。獨溫證從不知為何事。予步趨仲景先師。至老不輟。諸公會講。大舉溫證。以建當世。亦憐俾仲景寒皮火傳。蓋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玩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一說。知冬寒久鬱。太陽經受肌表榮衛主之。與冬臘病發熱。惡寒。且不渴者。證則不同。故春月寒熱既久。發熱而渴。不惡寒。自內出外矣。與上古榮衛未發。待汗自解同義。其證不過十之一二耳。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證。少陰冬不藏精。與太陽病隨時忽至。勢則病之八九矣。風溫與風傷衛。又不同。中風。其脈浮而弱。獨主太陽。風溫。其脈尺寸俱浮。兼主太陽。少陰腎水本當沉也。風溫證之。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繁矣。春月木長。勢強。吸汲腎水。已為母虛。加以風溫之病。儀頃少陽相火厥陰風木風火熾然。能無殆乎。故若發汗已。四字。色枯錯。見醫來病之先。反得病之頃。須診足太陽。足少陰一腑一臟。此千古獨傳妙訣也。診之辨。具有無伏氣。有伏氣者。又寒太少二經。久伏身中。時當二月。其脈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與裡熱少陰。將同用事。悉汗熱忌。灼熱反倦。是為風溫。風溫表裡俱見。浮脈其證。自汗身重。腎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被汗死者。醫殺之也。詐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早已犯此大戒。生命可轉試乎。既腎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肌府同時絕矣。被火微發黃色。一說。亂其神明。擾其筋脈。重疊其神明。擾其筋脈也。傷寒燭鍼灼艾。仲景虛戒。至溫證尤當戒之。被火微發黃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筋脈。重疊其重於此。稍輕誤火。少陰脈系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如之何。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促聖神。其挽矣。故治溫病。嚶嚶在末。發汗則辨其脈論。補救備至。防微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又何所指。其手足哉。上古論溫。榮衛已後。其病內連腎。中古論溫。顛論製益。腎中精脈。乃汗則生腎中虛。勝更熱則危。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先師。出其不盡之誠。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謂太陽入絡。膀胱命門。二公者。藏精光。照兩目。且視則光絕矣。腫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則太陽之脈。其終也。有五大證。戴眼。反折。痰。脈色白絕。汗。太陽闕條。立不最。按其重。蓋所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犯要。勝既若腎

誠將絕矣不勝脫先絕乎。因是吾徒尚論太陽春溫受氣雖不類大風濕然陽熱極野陰上地地道不通亦成太陽絕證蓋由誤發其汗致少陰隨之上入大經內經風厥同也。內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裡也。得熱則從之從之則厥也。濕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風溫風厥太陽濕涉三風見證總當回護陰之根底勿使陰不內守勿使陽不上厥。百凡封禁不露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也。必能若此乃為濕陽補陰之效。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火虛風洞然果何為哉。諦思一方其方尚非設誠通神孰能定此吾徒尚論溫證於後四卷之一內取裁其方。然未刻也。又十餘年諸公大舉會講溫證當為之刻之矣。聞未語則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具同心者其能已耶。

會講溫證自晉至今千年絕學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四會嘉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數之矣。叔和何如人也。以為得統而學聖人之徒。今且譚從前英賢過信叔和之弊。叔和為晉太醫令。一時醫流既以淺陋更甚荒唐。如西晉權文行所傳解散濕法用桔梗細辛白朮烏頭四味。後世奉為靈寶。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燄火。名發成子燄火丸。托老君發成子信取。故身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具載其方。確信以為有見。時疫為寒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久字之早。及以毒攻毒。受利必死。朱肱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而表裡香燥同之。東坡學士在黃州。見其隨施輒效。載之集中。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誤。詎知坡公集中。朱肱已三改其方。始用散毒散。不用煎藥。厥功少減。則罪戾雖改。易其方。不識聖神心法。言無益矣。朱肱論傷寒。註釋頗合聖經。但其論濕傳液不清。違悖聖言。未可枚舉。如仲景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為濕病。朱肱謂夏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身痛。其脈浮緊者。濕病也。仲景所言者。冬月感寒。至春始發之濕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濕。重感於寒之變病。苟朱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年從未論濕正病。所以其法其方。咸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朱肱即云。初春發壯。散散為溫毒。吳絳謂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乃以溫毒為壞證。亦宗叔和序列。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吳絳。理荒差。差於叔和之處。正乎邪乎。淳古傷寒名氣。感傷寒變法。則亦不為正矣。趙嗣真謂仲景所云。重感異病。變為他病者。即索桓所謂二氣。

三氣雜合為病也。朱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注據謂仲景云過溫氣為溫病。過濕熱為濕毒。不知仲景幾曾有是言。蓋巢氏病溫字序例四變。用桂文行解散法。麻安常亦然。治法初用厚膏火灸。二日法鍼解散。取汗不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用葛蘆丸。後吐愈。不愈改用小茶散吐之。解尚未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乃以雞子湯下之。巢龐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四時法。於春分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為主。增一味。減一味。即名一方。宜始桂文行。略帶薑手。耶然則定不我移。則驗矣。李思訓亦用和解。海城謂二公當不全感。其法明哲。其論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遠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實聖言。傳會多口。幾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盛度聚訟各逞其端。而未已也。丹溪究心雜證。不事仲景。過外感。宗東垣。稱中氣虛。兼行解散。終非正法。况感異氣之說。法擇不精。欲既外感。不替獨主雜證。何由登峰造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益一。生精神在內傷也。乃從內經深入。至理發出。冬溫春溫二義。真千百年之一人也。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或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之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又云春月木常發生。陽已外泄。孰為鼓舞。腎水內竭。孰為滋養。生化之源既竭。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熱也。時強木長。故為溫。此二則溫證。從內經立說。入理深遠。不關叔和。叔和自意。蓋時強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為溫病。叔和三月四月。不為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為寒所折。病熱則重。感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冬溫。妙義。幾千年來。獨步。悟入。僅茲。僅茲。賢關。首肯。此老矣。

會講溫證正名辨脈之要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五會語錄

論溫法

仲景先師祖素問熱病作傷寒論。以傷寒皆為熱病也。然於冬月正病。獨詳之矣。而春夏熱則但述大意。比類一。二。惟風溫濕溫二證。春司風。溫是司濕。溫獨去其重。千古不易也。前第三會。已論風溫之戒矣。今舉濕溫言之。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暈。濕熱相搏。則發濕溫。若兩股逆冷。腹滿又胸。頭自痛。若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黃色。變名曰重暈。如此者。醫殺之也。伏風溫二律。指為醫殺。叔和當時。濕於錢不敢干也。何乃插入重感。變出四證。然感後人謂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陽浮滑陰脈滿。

更遇於風變為風濕陽脈洪乾陰脈實大更遇濕熱變為濕毒陽脈滿弱陰脈弦緊更遇濕氣變為濕疫予既自任
仲景之說當再折其長蓋溫症風溫濕毒溫疫四變總由一識仲景風溫濕溫二大證耳風溫為少陰證微分太陽
厥陰即溫症亦該少陰統屬素問謂冬感於寒氣之骨體遇大暑內灼體空而發溫症此正理也若重感於寒而變
疫無是事也至若濕溫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暑矣詎知濕溫之疫證在內濕溫至感長幼相似則疫
至疫亦暑濕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症證之輕者也今脈反加重而證變輕何以得此耶至濕毒則證之重者三陰更
重切出脈洪洪數實大有之其人元氣實盛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發為濕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
脈耶謂陽脈滿弱陰脈弦緊變為溫疫滿弱之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脈一濕一寒何從主之叔和至夏暑為病
最重內經原無其說楊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春折可也至風
夏時強木長稠之瘦寒斷不具就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蓋春月風濕多死在三月夏月濕溫多有可愈者
安得反重之耶至於脈法微似顯然易傷傷寒之脈浮大而緊中風之脈浮緩而弱春溫浮而且弱風濕常舉風濕
尺寸俱浮風火洞熱中腸弦細扎遲暑傷其氣濕溫沉弱滿緩濕流其經至於疫症俱是脈合火土主之脈之應病
步者暑實自然之理也叔和左更遇右更遇左更遇右更遇為鑿鑿結舌而厚三寸辨以微言本欲德文而見疑誤和
解因時聽病自愈政如用小柴胡湯誠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為新靡其可乎哉風濕濕溫大大二證
乃風濕之治朱肱用五苓散瀉瀉和母乾葛湯防己湯括翼散湯葛根龍膽湯其風火相熾頃刻危亡全不知矣至
於濕溫君火心太陽脾從不識正法若何但從邪病而已良見則安在哉吾徒品識溫證列眉如炸請公目擊勝義
千里同風是所望矣

會論古今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十六會錄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然靜神索興學無極太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者天地之
心也向者陰病論少草闢闢一斑而初初上帝以為之君其臣以為之義創者上經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遵遵全書
未親而岐伯先師私淑先師祖時舉黃帝相授一堂內經以後十不備一況古經論溫熱然上古榮未交前及榮交

後生元煥然但溫有甚能變及絕世知識明明見其開問其究竟豈不世界空擲人理乎。吾徒神酣上古志觀玉京繪
為空中樓閣之想步虛降游萬息馬自覺自光心朗溫證開先即使棋盤以先細馬不若晤言一室求志千古矣
此吾徒一大暢也。伯先師論運氣曰：尺寸交者死，陰陽交者死，各有其義。惟論溫曰：陰陽交者死也。一言而終
更不再舉。吾徒何從得之。就逆上古前聖徐覺榮交未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覺溫與風溫兩端而生
死定之也。今伯陰陽交者死論溫比類列屢。以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向不悟則不聞耳。悟則宜論以伯先師即
吾徒交與未交。自明兩目。胃為腎關。同一機軸。溫證幾一見之。而意中已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仲景嘗
吾徒步趨垂老。論任免發未刊之言。意謂冬寒春溫夏熱分之三時覺三大綱。建鼎足馬。冬月太陽寒水。繼以厥陰
厥木。則統傷寒中風兩證為一大綱。以傷寒該中風。天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相火。則出溫證風溫兩
證為一大綱。以溫病該風溫。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以太陰濕土。則出濕濕兩證為一大綱。以濕病該濕濕
天然不易也。精微之極。聲息盡。叔和以後。岐路羊腸。養稜高道。多少沉淪。天意未喪。乃至吾世。履視昭然。此吾徒
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交。以後其方充棟。大率莫方失傳。寔成邪僻。所以有晉溫疫。疑更疑神。相沿未已。亦以
彼人莫得仲景之方耳。吾徒傷寒論方。敢裁溫證諸方。尚論篇未刻。後四卷之一。載之。逆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
方。此吾徒一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自者湯檢論。妄行汗下。生
命絕乎。不可言也。幾千年來。獨東垣老人二則謬言微中。域外僅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嗣後諸君。精采各
出一則。二則。豈非警切。總理新綱。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答杭州程雲來傷寒十六問

一問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而有曰。病人苦發熱。身體疼。病人自臥。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
沉曰遲。非陰脈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脈而愈耶。答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此二語。乃傷寒脈
法。緊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否乎。為未愈。是陰病得陽脈也。如陽
言。言益脈沉細者。死。脈短者。死。脈澀者。死。是陽病見陰脈也。又如太陽蓄血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尺
不結脈。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脈。仲景後推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證仍在。自當規天

浮數動滑之脈其人脈浮而沉自當比動數變遷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及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真著熱勢必發狂而成死證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愈耳今人但欲抵當湯為殺人之藥而孰知血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脈及浮數此陰病得陽脈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溢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脈為血所持而不露也厥陽邪既陷入陰寸脈不加浮數則陽邪亦處有限寸脈及浮數其在裡之熱熾感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圍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證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脈見脈既轉陰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脈見陽邪既從血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者可見陰病陽病二證特舉其大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大綱云者謂證屬於陰其脈及陽必能鼓勇以却脈證屬於陽其脈及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滿筋弦微之脈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病哉專問疑陽病見陰脈亦有愈者蓋正大微之關但所引病人苦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苦發熱身體疼到於脈時其人安臥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脈沉而遲表邪未入裡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寒重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囑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置一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脈是心火之本脈其人身體苦寒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者遵濕家不可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折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脈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膝理閉密即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為夏月本脈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皮重之理也兩相比照則其症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輕令人難辨故於脈法中折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冬春正病有汗為傷風無汗為傷寒即夏秋正病有汗為傷暑傷濕無汗仍為傷寒矣脈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實而解於成陰病從虛而解於實是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

太陰王於亥子內少陰王於子且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少陰時中內藏真陽子時一陽生計管庚癸早已春回陽谷且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即是王地故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三陰之解從寅卯而終寅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王時五逆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及陰行鈍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仲景析義之精以運為作參至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內經之言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惡從知之故陽病必於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輕安也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夜聖靈蓋非一機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為便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為風種種危險所以服桂枝麻黃湯但取微似汗慮夫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為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即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即陽氣素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胃固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從前不解陽絕為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以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得汗脈理既開兩三日內必覺數數微汗則邪散而熱除不傳裡矣若汗總得出脈理隨開則熱邪不聚而傳裡數既傳裡津液必耗而使藥效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誤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論總指屬府者不令洩藥而為陽明病下註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多寒少一節內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俾一湯既曰無陽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膏生薑豈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黃湯發汗

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以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證如太陽病發熱惡寒氣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為不能去寒加以脈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也固為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證尚不中窠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脈微弱故耳於是更設麻黃一為越俾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越俾者不過麻

黃石膏二瓶形容其發散之甚然或令與水為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通得天氣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得血氣鬱結令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甘溫克勝其外寒之寒所以知其證為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為內水所掩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兩解無疑耳倘不具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宜不為喘咳之人乎

大問 太陽病脈浮發熱無汗發熱身疼云云刺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而巳解不用麻黃可也何復用耶 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慎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使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也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散其邪一以免其再衄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熱而致自衄也以其人既無發汗自汗之證則一衄而邪從外解矣何苦復用麻黃湯耶其一云傷寒脈浮發熱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衄是一衄不能盡散其邪仍當用麻黃湯以發之邪始散也冬二條以會用法之意上無發或矣至於霍亂之微甚以分劑劑之大小更不待言矣

八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表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劇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大湯之引雖從汗解其熱邪聚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即以治太陽勝於經證通治乎太陽肺經亦為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

誤行桂枝而不覺寒肺氣而吐癰膿乎必識其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者明耳

九問 血弱氣盡一節有氣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腸耶 答 高不指表下不指腸要知此乃高婦人經水適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宜非血氣殆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適其經血妄行發成此證蓋少陽膽氣於厥陰肝葉之內氣府相連與太陽陽明而陽各為一區却與少陰太陽相連者迥殊所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臟而少陽之府邪與臟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腸者迫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指腸也下指腹也邪在兩脇已搏飲上逆痛在腹中又湯氣上干所以其證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為厥陰見證誤用吳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臍不治其臍逆為不設此是嘔緊叮咛言外見臍府同治必領府邪入臍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砥柱狂瀾也

十問 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其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黃芩欲入裡半夏欲祛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但其不至傷胃耳又和於表亦非和於裡乃和於中也且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散表裡而表裡之邪不覺潛消默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又復加生薑大枣不厭其穢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為斡旋所謂大力者自之而走耳試即以仲景印仲景三黃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黃不能除熱其人復真陽內微而陰盛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各煎後乃得以各行其事而復煎以其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十一問 太陽病外證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中加桂枝也設遇此證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門必有妙義者歟 答 太陽經表邪未解而誤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痞硬設腹中利止則裡邪可從裡解乃利下不止是裡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胸則表邪可從表解乃心下痞硬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裡之邪全藉中氣為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邪開結乎故舍桂枝人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其熱斯

居矣。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即響。若當令嘔之。痞硬開下利止。捷於反掌。可見推極而還。真無為之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硬下利。用甘草乾薑。其人多。各有其義。從未有用木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忍其人五臟氣絕於內。不得已而用木。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木立法耶。後人洵簡。製疎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意推重白朮為君主。坐令外感內傷。混同用藥。此等微細關頭。不可不辨。
十二問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寒字誤取浮滑之脈。不應有寒也。 答 脈滑為裡熱。浮滑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證。又云熱結在裡。表裡俱熱。可為互證矣。寒字勿泥。即謂外感之寒入裡而生。其在裡之熱亦可。

十三問 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硬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而硬滿不可下也。 答 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硬滿為太陽陽明之候。不可攻之。攻之利逆不止者。死。至於心煩一證。乃津液內耗。太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津液之慮。若不由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其為邪熱灼胃。當用調胃承氣。夫復何疑。然曰與亦似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宜緩。其證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滿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變乾杯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少陰有急下二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所謂如救頭燃。何商量等語。有耶。此與大滿大實之條。天淵懸絕。所當辨之。於早矣。

十五問 脈滿而病。病及在關滿。及在瘕。此一節有闕文否。 答 叔和以滿弱微瀋之脈。見為陽氣與陰血兩虛。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證陰脈乎。而陽證陰脈。太率歸重在湯。微一過觀下文。云陽微發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硬。差可觀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證最為捉摸。見無汗之躁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况於有汗之燥煩。其亡陽。直在轉盼間。此即用真武湯。尚恐不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會仲景少陰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被纏擾。而今諸者。

茫然耳

十六問 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硬脈大而緊者傷中有陰可下之也宜大承氣湯設遇此證果可下否 答 脈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硬其脈其證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致其虛寒也仲景全覆方論云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所以於結胸條論脈謂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誤下而雙變雙弦一以誤下而脈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其人邪結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除去胸間之邪則與用大承氣湯攻腸中之結者異矣然且脈浮大者切不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不可用也垂戒甚明也雙弦脈即欲用下當慎用溫藥下之之例今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脈大而緊者傷中有陰謂傷風有寒屬太青龍湯證其不可下更明矣兩以之文迎不相侔故初彙湊一處指為可下之證貽誤千載誠斯道之厄也尊問不敢行其所疑其過人之識矣敬脈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諸方大意

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用本草九十一種耳。仲景上通神農本草經藥三百六十五種，效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應三才而合四時，妙義開天也。仲景取述神農本草經藥品總九十一種，入傷寒論中，輔相裁成，有合六經之大綱者，有合六經之一目者，蓋神農百病兼收，而仲景則由六經以例百病，所以於上古本經取截九十一種，用之不盡，為世而後，星日炳然，聖之又聖者矣。宋陶隱君別錄倍之為七百三十種，迨唐本國經證，竊宋嘉佑政和旁收編錄，於是旁門捷徑，各自成名者多矣。而仲景官猶生色，開出英賢數十輩，尤為不祇識大識小總計一千七百四十六種病，雖百氏並無纖滿，天下後世必賴焉。然一千七百四十六種，顯現億兆如同一日昭式，乃至漸推漸廣，觀察盡矣。何獨仲景九十一種，醫哲挺生，莫識厥旨。昌也晚進，無識手集神農本草經，竊以傷寒論中藥品為主，其書唐以後諸醫發彈傷寒論全方，有得者亦一一錄出，而昌亦少步尚論諸方之後，總從門下好學，隨證問藥，一目瞭然，無檢書之苦，難是慰耳。

太陽經風傷衛方

辨中風證用桂枝湯解肌大綱總法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切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桂枝味辛熱 芍藥味酸平 甘草味甘平 生薑味辛熱 大棗味甘平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

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發熱，微似有汗者，並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復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當發是寒，漸浙惡風，翕翕發熱，宜桂枝湯。風之傷人，也頭先受之，故令頭痛。風在表則毛豎，故令發熱。風為陽氣，亦為陽，同類相從，則傷衛外之氣。衛傷則無以固衛津液，故

今汗出甚惡風者衛氣不能衛也。其脈緩者衛氣不能鼓也。上件皆太陽病故曰太陽中風。桂枝辛甘則能解肌。甘則能實表。內經曰辛甘發最為陽。故用之以治風。然恐其走泄陰氣。故用芍藥之酸以收之。佐以生薑甘草。本氣此發散而兼和裡之意。是方也。惟表邪乃可用之。若陽邪去表入裡。裡作燥渴。二便秘結。此宜承氣之時也。而誤用之則反矣。昌母承氣之說。庸者固然而工者誤在微細。仲景詳切不似此項。遵條本文。詳玩始獲。凡桂枝湯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利。手足溫。或手足指梢寒之則微冷。復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無汗。小便不數。手足溫。或手足逆身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不可行桂枝湯也。脈緊必無汗。有汗不可誤作桂枝。症此脈與症。仲景說得甚明。後人者不遠。所以不敢用此。本條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氣受病而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微則惡熱。醫此汗之。使陽氣微。又天下之令。除陰氣。此謂醫所使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陽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易曉。何憚而不用桂枝湯哉。仲景治表虛。此湯桂枝味辛熱。發散助陽。體輕本乎天者。親上。故桂枝為君。芍藥甘草佐之。如陽脈微。陰脈弦。腹中急痛。乃製小建中湯。以芍藥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則治其表虛。一則治其裏虛。故各有主用也。以桂枝易肉桂。治傷寒腹痛。神品藥也。如夏中熱。腹痛少加黃芩。去桂。痛立止。桂於春夏二時為禁藥。按經云桂枝入咽。陽威則鬼。春夏發者為禁藥也。桂能動血。血熱者為禁藥也。不得桂而死。肝不足者為禁藥也。

桂枝湯有禁用二法辨證文

汗後水氣上逆有禁更汗增滿一法辨證并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榮衛七法辨證并。或問桂枝湯發汗之義。曰一桂枝身。以云發汗。或云當得汗解。或云當發汗更經。宜桂枝湯者。數者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用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又曰發汗過

多者都用桂枝。甘草湯是閉汗也。一約二用。如何說得。仲景發汗。舉本草出汗之義。相通為一。答曰。本草云桂味辛

甘。熱無毒。固為百藥之長。通血脈。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無他病。發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

又曰。自汗者為榮氣和。榮氣和則外不疏。以衛氣不和。榮氣和則愈。故皆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榮衛既

和則汗自出矣。風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於腰理發出汗也。以其固閉榮血衛氣自和。邪無容地而出矣。其實則閉汗孔也。昧者不解開汗之意。凡是病者。俱用桂枝湯發汗。若與中風自汗者合。效如符。因見其取效而病愈。則曰此桂枝發出汗也。遂不問傷寒無汗者。亦與桂枝湯。誤之甚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閉汗孔也。又曰發汗多。又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開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桂枝條下言發字。當發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用腰理而發出汗也。秦艽出汗二字。上文有通血脈一句。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藥。是為榮血中藥也。如是則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蒸汗出。非桂開腰理而發出汗也。後人用桂治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噫。神農作於前。仲景是述於後。前聖是後聖。真揆一也。不解肌。或發汗病邪入裡。用芍藥兩解表裡二法。一法水逆用之。多服煖水。汗出愈。一法服湯。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用之。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 茯苓十八

澤瀉一兩 白朮十八

桂枝半兩

右五味為散

以白飯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煖水。汗出愈。

服煖水汗出愈

不解肌而發發大汗。其變逆有救。亡陽漏風二法。

一法芍藥湯

一法桂枝加附子湯

真武湯方

此本少陰經之神方。并加減法。而太陽上篇先錄之。至太陽下篇。尤宜緊要。先同錄此。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去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服

桂枝加附子湯 於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餘依桂枝湯法。

不解肌而用燒鐵取汗。寒入核起。又核上變一法。

桂枝加桂湯更加桂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枝二兩。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

桂枝湯方見前

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於前下藥內。更加桂枝湯一法。即桂枝大黃湯之互詞。因上衝陽。故兩解之。也不上。

衛者不用此方。

不解肌反誤下。心痞用濕補散。兩解表裡一法。

桂枝人參湯

即理中加桂枝而更易名也。

桂枝細切甘草四兩白朮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

水九升。先煎四味。取五升。內桂枝。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或問大柴胡湯也。桂枝人參湯補

也。何為皆治下心下痞硬。曰此非裡熱。乃下之早。因作痞。裡虛協熱而利。表又不解。故與桂枝人參湯。和裡解表。

若夫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表和而裡病也。以心下痞硬。故為實。當以大柴胡下之。二者心下

痞硬雖同。而虛實之症有別。故用藥有攻補之異。

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斤黃連二兩黃芩三兩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

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不解肌反誤下。宜辨陽實陽虛。加減桂枝湯一法。

桂枝去芍藥湯

下之後脈促胸滿。於桂枝湯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枝湯法。

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方。下之後惡寒。於桂枝湯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法。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枚。餘依桂枝湯法。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裡一法。

桃核承氣湯

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宜桂枝湯外解。已少腹急結。可用此攻。

桃仁五十枚桂枝二兩黃芩四兩芒硝

二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方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中風病不解。熱甚。蓄血。明辨脈症。用抵當湯二法。

一法發狂蓄血重症

一法再辨脈症法中之法

抵當湯方

水蛭半斤虻蟲半斤蟅蟲半斤

右四味為散。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

升。不下。再服。

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發冒先汗嘔後議下一法遵內經虛者實之之義汗法下法並不出方若論用藥表無過桂枝裡無過大柴五苓矣

中風病表裡已虛餘邪未解辨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桂枝湯 陽脈微者用此 方見前

調胃承氣湯 陰脈微者宜此 方見後

中風病嘔利痞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太棗擘 右上一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太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病人服半錢溫服之半日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脈數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或嘔短氣汗出不惡寒此表解裡未和也下利清者譌音 按太棗純得土之中氣兼感天之體陽以生故味甘氣平又溫氣味俱厚陽

也入足太陽陽明經經曰裡不足者以甘補之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甘能補中溫能養氣甘溫能補脾胃故主治安中補脾補中養氣此方三味皆峻利故用肥棗十枚蓋棗衣一著大發鉅搗之意所以題之曰十棗湯表其用之重也 按神農本草經云芫花味苦寒主傷寒溫瘧下十二經水破積聚大堅去熱癘蕩滯腸中留癖飲食寒熱邪氣

利水通仲景本方取用正取其義後人乃遂改芫花何也即曰芫花別錄亦云能消胸中痰水五臟五水然本經云味辛溫全與芫花不同且亦并不云主傷寒溫瘧等症也 權移通用殊非仲景立方本旨不可不辨 仲景傷寒論

以芫花治利者取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用當斟酌不可過使須有是症乃用 或問乾嘔脇痛小柴胡十棗湯皆有一和解一攻伐何也蓋小柴胡症邪在半表半裡間外有寒熱往來內有乾嘔諸病所以不可攻下宜和解以散表裡之邪十棗湯強外無寒熱其人蒸熱汗出此表已解也但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於熱內

蓄而有伏飲是裡未和也也十棗湯以下熱逆飲有表症而乾嘔脇痛者乃柴胡湯症無表症而乾嘔脇痛者即十棗湯症也上文所言頭痛者乃飲家有此症不可以常法拘仲景所以述此者恐後學見其頭痛以為表不解不敢

下論 卷三 太陽傷風方

用也。或問同是心下有火氣就嘔或喘一用小青龍湯主之。一用十棗湯主之。何也。蓋小青龍治未解散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逆裡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泄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陳莖法也。夫飲有五皆內飲水氣外受濕氣鬱蓄而為留飲流於膈則為支飲令人咳嗽寒吐沫背寒流於肺則為懸飲令人咳嗽引缺盆流於心下則為伏飲令人胸滿嘔吐寒熱眩暈流於腸胃則為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或浮或瘦流於經絡則為溢飲令人沉重注痛。或作水氣附腫於元花大飲甘遂之性逐水攻濕能直達水飲實處應傳少處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可過劑。洩人真元也。陳言三因方以十棗湯為本用棗肉和丸以治水氣喘急汗腫之症蓋善變通者也。昔杜任問條兆曰十棗湯竟治其病孫曰治太陽中風表解裡未和也杜曰何以知裡未和條曰頭痛心下痞滿脇下痛乾嘔汗出此知裡未和也杜曰公但言病證而所以裡未和之故要緊處總未言也條曰某嘗於此未決願聽開論杜曰裡未和者蓋痰與燥相雜於中焦故頭痛或嘔或汗出是痰肺也非十棗不治但此湯不宜輕用恐損人於後愈用者慎之。大抵痰亦水濕之病耳蓋痰涎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入於心則迷竅而成癲癩妄言妄見入於肺則寒竅而成痰唾稠粘喘急背冷入於肝則留伏蓄聚而成脇痛乾嘔痰熱往來入於經絡麻皮頭痛入於筋骨則頭項胸背脇膈手足牽引隱痛然治痰須治其本痰之本水也濕也得氣與火則凝滯而為痰為飲為瀦為癥故十棗湯逐水去濕正所以治痰脇耳。

中風病發下熱邪內陷而成結胸諸法

大陷胸湯方 大黃枳實芒硝一升 甘遂如絨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煎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結胸兼涉陽明仍用本湯

大陷胸丸 結胸似涉柔痙越誠者湯 大黃枳實芒硝各半斤 杏仁半斤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

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結胸項強者胸滿硬痛能仰而不能俛也有汗強項為柔痙此雖有汗其項強乃胸

中滿實而不能俛非是中風痙急故曰如柔痙不用湯液而用丸劑蓋湯主瀉滌用大陷胸湯以其從心下至少腹皆硬痛三焦皆實故用湯以瀉之此惟上焦滿實用湯瀉恐傷中下二焦之陰故用丸以攻之 按痙音疑急也當

作癰音儘風強病也

太陽經傷寒方

辨傷寒論用麻黃發汗大綱總法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桂枝三兩甘草一兩杏仁杼廿兩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麻黃湯主之按太陽少陰有身熱而無頭痛蓋二經皆不主

頭故也厥陰有頭痛而無身熱若身熱而又頭痛屬太陽經也傷寒頭痛屬三陽乃邪氣上攻也太陽專主頭痛

陽明少陽亦有之三陰無頭痛蓋太陽少陰二經至胸而還惟厥陰循喉嚨上入頂編出額會於鼻故亦有頭痛傷

寒頭痛太陽經居多頭自痛屬少陽經頭痛及鼻屬陽明經頭痛屬厥陰經足太陽經起目內眦循頭背腰

膈故所過疼痛不利寒邪外束人身之陽不得宣越故令發熱寒邪在表不能任寒故令惡寒寒主閉藏故令無汗

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於外則必壅塞於內故令作喘寒氣則動故令脈緊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

枝歷代名醫未有究其精微嘗釋言之似有一得云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榮則為血在衛則為汗夫寒傷榮榮血

內澆不能外通於衛意氣固閉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外泄不能內護於榮榮氣虛弱津液

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由於毛皮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羅一身天之象也是症雖屬

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且證時兼面赤喘欬以及痰喘而胸滿者非肺病乎蓋毛皮外開則邪熱內攻而肺氣

積聚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榮氣之邪達之肌表依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為

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

辨脈浮宜用麻黃湯發汗一法

即脈不緊但浮及浮數俱必用此

辨傷寒欲傳不傳心悸而煩宜用建中一法

太陽中篇建中一法

變法用桂枝湯加減七法

太陽中篇建中一法

小建中湯

桂枝二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膠飴一升大棗十二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

內服飯後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者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按山僻絕無醫藥之區每遇頭痛發熱用藥法山椒炒雞炊飯一飽津液發汗。宜非得建中意乎。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脈雖強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方見上篇。再發汗已解因表疎外邪內襲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仲景意中蓋已慮其正虛桂枝解肌誠正法也。昌欲表虛之體少和人參助正驅邪更致再發三

發留連而至殆耳。甚加人參托出其邪豈不善乎。粗醫不行微汗輒至表疎邪入汗而又汗。轉轉增變卒至莫救可

為寒心

一法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宜表裡兩解五苓湯 方見上篇

一法汗出而渴五苓散不渴者茯苓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桂枝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解肌浮緊

浮數尺脈反遲反微不可發汗二法 再按二條但論其法然無藥也宜建中湯生其津液津液充則復氣傳於

而生精血所以自致表裡俱實使自出汗而愈可見津液精血人身之至寶也

脈麻黃湯汗後病不解有惡寒惡熱不同治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惡寒者虛也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附子一枚炮去

合去滓分溫服 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

合去滓分溫服

調胃承氣湯方 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此方 大黃兩兩桂枝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煮令沸少少溫服 芒硝半斤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咀

服黃麻湯後身痛脈沉遲者宜行補散一法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人參三兩生薑四兩 大棗十二 右六味以

水一斗一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如桂 或問經言表邪欲解脈浮而脈法當身發痛宜以汗解之况身疼昏

俵表邪未盡此又加人參以藥生薑以益血何也曰表邪盛則身疼血虛則身亦疼其脈浮緊者邪盛也其脈沉微者血虛也盛者損之則安虛者益之則愈仲景凡言發汗後以外無表證內無熱證止餘身疼而已若脈稍浮盛則為表邪未盡蘇合言脈沉遲此血虛而致然也故加人參以藥生薑以養血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麻杏甘石湯方 治喘飲水灌水 麻黃四兩杏仁五兩桂枝二兩石膏半斤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

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喘一法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誤下變喘 方同前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自冒心悸及且罷無聞二法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心下悸及且罷無聞皆陽

氣暴虛仲景止用桂枝甘草二味補虛之義顯明易見如三證大虛又必多用人參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欲作奔豚預伐其邪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二兩大棗十枚 右四味以甘瀾

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法取水三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

珠子五十千顆相逐取用之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汗後腹脹滿 厚朴半斤生薑半斤半夏半斤人參一兩甘草四兩 右

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服麻黃湯後不蘇誤下津乾飲結胃因變痞一法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二兩人參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黃連二兩大棗十枚 右八味

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誤下成痞瀉心湯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誤下後再誤下客熱虛痞用甘草瀉心湯

一法誤下後復發汗惡寒先解表用大黃黃連瀉心湯

一法上有陰氣協熱邪作痞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而陰氣乘陽虛作痞用附子瀉心湯

一法上有陰而不痛者用半夏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大棗十二枚乾薑一兩黃連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

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在表而反下之則逆矣下而虛其中氣則表邪乘之而入虛不在邪令人

謂之拔熱利也火性急速殺難入而未及化故殺不化虛陽上迫故令腹中雷鳴中虛不能化氣故令痞硬而滿胃

虛客氣上逆故令乾嘔心煩不得安人參甘草大棗甘瀉之聖藥也半夏乾薑嘔逆之聖藥也黃連黃芩為痞熱之聖

藥也 相傳伊尹湯瀉原有甘草瀉心湯治證同上仲景本此方而但去人參可見先哲皆有相述不似後人一味

臆諱疑疑人 海云伊尹湯瀉此湯七味今監本無人參脫之也此為定術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按結胸之脈

沉實其病謂之實邪故下之也急痞氣之脈關脈必浮其病謂之虛邪故下之也緩彼用大黃則煎之乃取其氣味

厚此用大黃則漬之取其氣味薄也 大黃乃足太陽手足陽明手足厥陰五經血分之藥凡病在五經之血分者

宜用之若存氣分用之是謂發伐無過矣故仲景言治心下痞滿按之軟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此正瀉脾胃

之濕熱非瀉心也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則作痞滿乃其傷榮血邪風乘虛結於上焦胃之上脘在於心故曰瀉心實

瀉脾也素問云太陰所至為痞滿又云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是冬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乃熱邪陷入血分

亦在上脘分野大陷胸湯丸皆用大黃亦瀉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濁氣也若結胸在氣分則只用小陷胸湯痞滿

在氣分則用瀉心湯矣離音疎由 麻沸湯即煎流一名百沸湯一名太和湯味甘平無毒主治助陽氣通經絡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二兩附子一枚破 右四味初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絞去

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按心下滿而痛者為實為結胸硬滿不痛者為虛為痞氣不滿不痛但煩悶者為支結

保命集云脾不能行氣於四臟結而不能則為痞大抵諸病皆熱也故及痞之藥皆寒劑其一加附子是以辛

熱佐其寒涼欲令開發君之掃鬱結滯非攻寒也先發汗或下後陽氣虛故急寒汗出太陽證云發汗後惡寒者虛也此加附子恐大黃黃連損其陽也非補虛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洗一斤黃芩^{三兩}薑^{三兩}甘草^{三兩}人參^{三兩}黃連^{一兩}大棗^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至於下後邪氣傳裡亦有陰陽之異若下後陽邪傳裡者則結於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與太陽胸湯以下其結陰邪傳裡者則留於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與半夏瀉心湯以通其痞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裡一法 前第九條五苓湯方兩解表裡於此更治痞滿服瀉心湯後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禹餘糧^{一斤}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下之利不止者下之虛其裡邪熱乘其虛故利虛而不能禁固故不止更無中焦之症故曰病在下焦濕可以固脫故用赤石脂重可以鎮固故用禹餘糧然惟病在下焦者可以用若病在中焦而誤以為虛者則二物之氣益壞於中故實者固而瀉之則邪無自而泄必增腹脹且痛矣慎之慎之 舟按難經曰中焦者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靈樞曰水穀者常居於胃中成糲粕而俱下於小腸而成下焦溲而居下清沁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然則利在下焦者膀胱不滲而大腸滑脫也禹餘糧甘平消痞硬而鎮定其臟腑亦石脂甘溫固陽虛而收其滑脫也若膀胱不滲水穀不分更當導利小便令分清之使府司各行其事始無餘治而愈也

汗吐下解後餘邪欬飲作痞用旋覆代赭石湯一法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人參^{二兩}生薑^{五兩}代赭石^{一兩}半夏^洗斤甘草^{三兩}大棗^擘 右七味以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汗吐下而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上逆故作痞硬逆氣上干於心心不受邪故噫氣不除內經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為噫是也旋覆之鹹能軟痞硬而下氣代赭之重能鎮心君而止噫薑之辛所以散逆參甘大棗之甘所以補虛或曰汗吐中虛肺金失冷肝氣乘脾而

作上逆逆氣于心心病為噦此方用代赭石所以鎮心亦所以平肝也亦是究理之論 昌用此方治反胃之疾氣逆并噦者愈于人矣

傷寒下早亦成結胸之證四法

一法辨大結胸用大陷胸湯

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不硬水飲結在胸臍主大陷胸湯原文

一法辨小結胸用小陷胸湯

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微滑發熱微惡寒頭疼微嘔心下支結用茶胡桂枝湯原文

一法熱結在裡與結胸異治

一法辨邪熱在表心下支結但治其表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半夏半斤栝實實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實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

溫三服

大陷胸湯方 水飲結在胸臍仍用此方 方見前

茶胡桂枝湯方 不宜大小陷胸之法用此方 茶胡四兩黃芩半兩人參半兩桂枝半兩甘草一兩

半夏一兩生薑半兩芍藥半兩大棗六枚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

辨傷寒太陽兼少陽連上共五法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半夏半斤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五兩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

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

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劫減若胸中煩滿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實一枚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實根四兩若

腹中痛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脈取微汗愈 若厥者去人參太棗生薑加五味子半斤乾薑二兩 經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邪在表則熱邪在裡則熱今邪在半表半裡之間未有定處是以寒熱往來也邪在表則心腹不滿邪在裡則心腹脹滿今止言胸脇苦滿知邪氣在表裡也經曰陽入之陰則靜默默者邪方自表之裡在表裡之間也能食不能食煩不煩嘔不嘔皆因邪初入裡未有定處則所處不一故有或為之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正指此或為之證也

傷寒陽脈濕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瘥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方見前

服小建中湯不瘥者益少陽湯不其脈弦木或則去芍藥故濕而急痛也故代木以菟土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三兩 黃芩三兩 芍藥四兩 牡蠣二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

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後服汗出便愈 按已發汗而後下之雖不

生先發後攻之序及當汗而反下之其然既汗之邪當自散若不待其全解後內實而後下之是猶傷於早也焉得

不結然已發汗則邪勢已衰雖或失之下早故結亦當散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後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嘔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

乾薑湯主之原文

太陽病十日已來脈浮細而嗜臥者外解已也設胸脇滿者與小柴胡湯脈浮者用麻黃湯原文 脈微細而嗜臥

者大邪已退血氣乍虛而支體倦怠也胸脇滿者則以陽未除故與小柴胡以和之脈但浮則邪連表故與麻黃以

發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四兩 半夏六合 龍骨一兩 人參一兩 鉛丹半兩 茯苓一兩 桂枝一兩 生薑一兩

大黃二兩 牡蠣半兩 太棗六枚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棗子重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

升

辨下後胸脇滿身重因用此湯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養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 生薑^{三兩}

桂枝^{三兩}

炙甘草^{二兩} 麥門冬^{半斤} 麻子仁^{半斤} 大棗^{十二枚} 人參^{二兩} 生地^{一斤} 阿膠^{二斤}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前約八味取三升去滓內麻子仁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後脈瀉

誤下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裡後救表一法 先救裡用四逆湯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右三味為末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用大

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服後身疼痛使清自調者宜表用桂枝湯 方見上篇

辨誤下引邪內入用梔子湯取吐三法 病人晝微瀉者不可服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 厚朴^{四兩} 枳實^{四兩} 黃芩^{二兩}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

一脈得吐止後服

一法誤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脈得吐止後服

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豉湯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香豉^{一升}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一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

溫進二脈得吐止後服

又本方二法

發汗若下煩熱胸中窒者用此方 原文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眠及遺顛倒懼者用此方 原文

又加味二法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 於前方內加倍甘草

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 於前方內加倍生薑甘草

辨下後復發汗之脈證晝夜靜躁一法

乾薑附子湯方 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者 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

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用薑附二味偏於辛熱者收後重虛之陽而未以協和於偏勝之陰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為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二法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

三服

辨傷寒熱厥小使反利為善血用抵當丸一法

抵當丸方 水蛭二兩蟅蟲二兩虻蟲二兩桃仁二十粒大黃二兩 右四味研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

取七合服時當自下血若不下更服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脈證二法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附子三枚炮去生薑加 甘草二兩芍藥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

分溫三服

去桂枝加白朮湯方 大便硬小便利者用此於桂枝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白朮三兩餘依前法

甘草附子湯 甘草二兩附子一枚炮白朮二兩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後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上條項傷寒此條項中風無疑

本文痛不可近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皆是中風可見風寒與濕相搏冬月若此而風與

溫濕熱濕相搏夏月反若被王叔和云傷寒所致太陽症濕隔三陽宜應別論以為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果何說

耶太陽經證瘧濕隔居先傷寒證居後厥眩無定乃後代成為取宗焉傷寒書誠疑而難讀之矣

辨傷寒發黃有寒濕相搏三法

麻黃連翹赤小豆方 麻黃二兩赤小豆一升杏仁四兩去皮尖連翹二兩連翹二兩芍藥二兩甘草二兩生梓

白皮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瘧疾在經身必發黃用前方原文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三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

分溫三服小便當利若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用前方原文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十四枚 甘草二兩 黃柏一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身黃發熱者用前方

發熱已發出於外則與寒熱不同正當隨熱勢而求最其黃俾不留於肌表也前條熱瘧故用

麻黃此條發熱反不用麻黃正所謂寒濕中求之不盡泥傷寒之定法矣此條太陽中篇惟仲景為識其旨所謂者

何蓋四條已發於筋濕陽三種發熱發黃之先凡近宜能窺乎在表總入陽明發黃尤為膚淡矣

附越脾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八兩 生薑二兩 甘草二兩 大枣十枚

太陽經風傷衛寒傷榮方

大青龍湯風寒兩傷大綱總法

本青龍湯

麻黃六兩 桂枝二兩 甘草二兩 杏仁細切 炮生薑五兩 石膏二斤 大棗十枚

右七味以水九

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

多亡陽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服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用吳武湯救之原文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九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 炮裂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七合日三服

此乃少陰經之本先錄於此按或疑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證證大謬無少陰證者但欲寐尚不

止少陰疑似况敢言不久厥吐利等耶麻黃味甘溫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

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為發散之劑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甘為助佐麻黃以發表大棗味

甘濕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微寒而辛石膏為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

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非桂枝所同用之稍逆則又有亡陽之失若脈微發汗中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

也。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心無奈者發汗則愈。雖若亢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風傷衛氣也。寒傷榮氣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脈中。非特受病邪自內出則併與衛氣犯之。則浸注入骨亦自有淺深也。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本青龍湯主之。原文。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前湯發之。原文。本青龍湯。仲景治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者則用之。

夫傷寒邪氣在表不得汗出其人煩躁不安身心無如之奈何。如脈浮緊或浮數者。專用此湯發汗則愈。若不浮緊而數無惡寒身疼者亦不可用。所以脈證不明者多不敢用也。仲景治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言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人皆能言之而不曉前人處方用意。故醫

逆之不用。昌謂脈緩而汗者中風也。故當言惡風。浙浙惡寒愈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脈緊而滑者傷寒也。故有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寒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

昌為究之。風傷衛則風邪干陽。陽氣不固於越而為汗。是以自汗是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芍藥以和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實解肌之藥耳。所以仲景於桂枝症云。令半身發熱微似有汗不可

如水淋漓。病必不除。可知中風不可大發汗。汗過則反動榮血。邪氣乘虛籠之。故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入陰血而榮行脈中者也。寒邪居脈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是以汗不出而熱。黃芩而

煩冤。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助其發散。欲除內外之邪。榮衛之病。具大抵二藥皆發汗以桂枝發其衛之邪。麻黃開榮衛之病。治具有淺深也。何以驗之。觀仲景第九十九症云。病當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證

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為榮氣和。衛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

為榮氣和。衛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為榮氣和。衛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

為榮氣和。衛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為榮氣和。衛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後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

項少熱四肢微厥脈浮而喘此傷寒見風脈也二者為學術俱病法宜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方

麻黃

桂枝

芍藥

細辛

甘草

乾薑

半夏

五味

羊斤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或噎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嘔或小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原文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原文

或問小青龍與小柴胡證皆

哕而發汗表裡之證大抵彷彿何故二方用藥之不同曰夫傷寒表不解裡未甚而渴欲飲水不能多不當與之

以腹中熱尚少而不能消水飲停蓄故作消症熱水寒作病非濕熱之劑不能解故用小青龍發汗散水原其理初

無裡症因水寒以致熱也若小柴胡湯則係傷寒發熱之邪傳裡在於半表半裡之間熱氣內攻故生諸症是二症

雖曰表裡俱病至其中之寒熱則全不同故用藥有薑桂柴苓之異耳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附子

下之後復發汗煩躁不得眠者乾薑附子湯主之原文

此當與梔子豉湯症來看蓋下後煩不得眠一也而用藥有

寒熱不同故爾

服薑附湯有二法一法當熱脫手少陰心也水包火熱服以接心火身表寒感外火少也寒從外

生熱從內消譬如凍免寒在外也一法當寒服足少陰腎也寒邪入水令冷服以類腎水身表微熱內水多也熱從

外生寒從內消譬如飲冷寒在內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方見前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原文

子觀仲景常言發汗後乃表和悉解止蘇一症而已

故言更不可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解當用此方以散之夫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症

悉具而加喘者用之註言汗出而喘以為邪氣壅塞非桂枝所能發散此誤也况身無大熱更無證何故復言表和

必或其後章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條下註曰汗下雖殊其不當損正氣則一其言有至理存焉可見汗後所註之

誤矣大抵當時因事紛擾前後失於照應故有此等之弊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 甘草 大棗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原文 悸心動也怔忡怔忡不能自安也有氣虛而

悽陽氣內收，心下空虛，也有停水飲而悽心為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也有汗下後而悽汗為心液，汗去心虛，如魚離水也，故悽與驚不同。

茯苓甘草太棗湯方 茯苓 桂枝 甘草 太棗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甘草太棗湯主之。皃皃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厚朴 生薑 半夏 甘草 人參

汗後腹脹滿者，刺湯主之。皃皃 或問太陽篇中發汗後諸症，不言太陽病，固所當然，亦合列於傷寒之右，何故止言

發汗後腹脹者，厚朴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曰：凡言發汗後者，以外無表症，裡無表邪，止有腹滿一事而已，除此之

外，即獲全安。夫傷寒二字，宜可易言，甚其傳變，苦凶，猶及掌耳，可與所餘一症，而並例哉。其諸汗後不殊此意。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 甘草 附子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皃皃

四逆湯方 方見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原文

五苓散方 方見前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

與五苓散主之。原文 水逆為熱所蔽，故令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則不能運化津液，故令渴。水無當於五味，故用淡以

治水。茯苓猪苓澤瀉白朮，雖有或潤或燥之殊，然其為淡則一也。故均足以利水。桂性辛熱，辛熱則能化氣，內經曰：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用桂之意也。渴陰既出下，數則清陽自出，上竅又熱，隨湯而泄，則渴

不治，可以自除。雖然，小便不利，亦有因汗下之後，內亡津液而致者，不可以用五苓散利之。強利之，則重亡津液，益

虧其陰。故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師又曰：太陽隨經之邪，直達膀胱，

膀胱不利，其人如狂，喜見太陽之邪，不傳他經，自入其府也。五苓散主之，是使陽邪由溺而泄耳。

發汗見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按太陽證，得入標之本，發渴不利，以此散連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

未渴妄用五苓散反引邪氣入裡而不能解也故易老云即太陽經之下藥也若傷寒太陽脈緊而渴者不宜用此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症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原文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瀉痞不解其人滿而口躁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
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原文 或問上

條云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嘗有四五日六七日不大便者即為攻之今言十日不更衣而不

用攻伐何也曰此非結熱乃津液不足雖十日不更衣亦無所苦也經曰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瘳尚
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

行即知大便不久出為小便數少以津液足胃中故知不久大便也夫不使者若有潮熱譫語可下之證者然後可
以攻之其不大便而無諸下症者此津液不足須當自當慎勿以日數久而輒為攻下也 五苓散為太陽裡之下

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渴之渴者邪入太陽裡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也 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葯
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葯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雖利亦宜五苓散主之 當服不服則生何症答曰當服不服則殺

消水去必致陽明燥火熱胃發熱故有調胃湯症此太陽入本失下也由不胃服五苓散故也 不當服服之則生
何症答曰不當服而服之是為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侵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症也輕則桃仁承氣湯重則抵

當瀉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也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為調和之劑酒毒小便赤澀宜五苓散但熱在中焦未入太陽
之本小便自利而清乃津液已行者若與五苓散利之則重瀉腎水不惟重瀉腎水而酒毒之熱亦不能去以故上

下不通而溺澀則為發黃症也若入血室則為蓄血用五苓散以瀉濕熱 太陽症傷寒自外入其標本有二說以
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 又小腸

火為本膀胱水為標乃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散主之以方內桂枝陽中之陽從太陽
中之陰相引而下於本導出邪氣

手經

自上之下

足經

丙火

小腸

丁火土貝

膀胱

壬水

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為本。水中有火。火為客氣。當尋其本。兩腎相通。又在下部。責在下焦。下焦如瀆。相火明也。生地黃黃柏主之。邪從本受。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填塞不使自內而之外也。蓋生地黃柏黃連乃陰中之陽。為裡之表藥。若五苓之桂枝澤瀉猪苓茯苓乃陽中之陰。為表之裡藥也。治酒病宜發汗。若止以五苓利小便。火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辛溫則散之。是從其火化也。乃和利小便。濕去熱不喜動大便。尤為疎遠。大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水也。從發而汗之。最為之近。以發濕熱俱去。蓋治以辛溫發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生姜一兩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原文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慄。水清入胃。必作利也。原文 金匱要略曰。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厥雖寒勝。然以心下悸為水飲。內甚。先與此湯。治其水。而後治其厥。若先治厥。則水飲浸清入胃。必作下利。凡治悸。其法或鎮固之。或化散之。惟飲之為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下。無所不入。侵於肺。為喘。咳傳於胃。為噦。噦溫於皮膚。為臌。清於腸胃。為利。其厥之病甚重。猶先治水。況病之淺者乎。

白虎湯方

石膏一斤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實。裡有寒。白虎湯主之。原文

按前篇云。發熱在裡。表裡俱熱者。白虎湯主之。又曰。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實。裡有寒者。必表裡字亂耳。又陽明一症。云脈浮滑。表虛裡寒。四逆湯主之。又少陰

一症。云裡寒外熱。通脈四逆湯主之。以此相參。其說益明矣。又陽明篇曰。脈浮而疾者。小承氣湯。既用承氣湯。是裡熱也。又厥陰篇曰。脈滑而厥者。裡有熱。白虎湯主之。是為滑為裡熱也。明矣。况知母石膏。宜應以水濟水。成氏隨文釋之。誤也。海云。此表有熱。裡有寒。非寒冷之寒。寒邪之寒。亦自有理可思。

傷寒脈浮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厥者。按前本意。謂家若言。益脾胃。如何。白虎湯用之入脈。以其陽明為胃。

之經色為西方之白故入肺也然治陽明之經即在胃也色白味甘寒入手太陽又少陰經桃花湯用此甘以補正氣竹葉石膏用此甘以補不足東垣云身以前胃之經也胸胃肺之室也邪在陽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號為白虎湯也 活人云謂白虎湯治中暈汗後一解表藥耳非正傷寒藥也而夏日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夫白虎湯具載仲景之書症治昭然明白何為非正傷寒之藥也况傷寒論言無表症者可與白虎湯今云汗後一解表藥耳於法既無表症何解之有又曰夏月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而明理論又云立秋後不可服秋則陰氣半矣白虎大寒若不能禁服之而為噁逆不能食或虛羸者有矣夫傷寒之法有是症則投是藥安可拘於時而為治哉假如秋冬之間患傷寒身無表症而大煩渴於法合用白虎湯可拘其時何以措手若以白虎為大寒具水氣又何宜於冬月耶既以夏宜戒秋不可行然則宜乎何時也雖然經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言常也假如賊邪變出陰陽寒暑亦當捨時而從症宜可以時令拘哉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塘垣云入足陽明手太陽味甘寒潤治有汗骨蒸腎經氣發瀉心仲景用此治不得眠者煩躁也煩者肺也躁者腎也 以石膏為君主佐以知母之苦寒以清肺之源錢以甘草粳米之甘而使不速下也經云胸中有寒者瓜蒂散吐之又云表熱裡寒者白虎湯主之瓜蒂知母味皆苦寒而治胸中寒反裡寒何也答曰成無已註云即傷寒邪之毒為熱病也讀者要識之如論證言亂臣十人書曰惟以亂臣其能亂而四方亂皆治也乃治亂者也故云亂臣亂四方也仲景所言寒之一字舉其初而言之然病在其中矣若以寒為寒冷之寒無復苦寒之劑兼言白虎症脈尺寸俱長則熱可知矣

白虎加人參湯五法 藥即湯見 許云有人初病嘔吐儀為醫者下之已七八日而內外發熱寸診之曰當用白虎加人參湯或曰既吐復下且重虛矣白虎何用乎予曰仲景云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正相當也蓋嘔吐者熱留胃脘而致令虛火上逆三投湯而愈仲景既云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表裡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又曰脈浮濇此以表有熱裡有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國朝林億載止謂仲景於此表裡自交矣余謂不然太抵白虎能除傷寒中暈表裡俱熱

慈前夜二症或云表裡俱熱或云表熱裡寒皆可服之一種脈浮無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黃與葛根死安可行白虎也林億見所稱表裡不同便謂之差是亦不思之過也 張云用藥有遲速之弊故設法以開防法有開防不盡者則著方以極治也便如上二條前條乃仲景設法以開防也後條乃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口舌乾燥而煩飲水數升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二條乃著方以極治也夫白虎湯專治大煩大渴舌人設法之意惟恐表裡未盡而用之治有太速之弊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症其中煩渴已甚非白虎不能過也必俟表邪俱盡未更有太速之愆也此乃法之開防不盡者故著方以極治也尚不著方必無違法此方法之妙所以不可偏廢也或問白虎湯仲景以表不解者不可與又時時惡風背上惡寒者此有表也以白虎主之何也蓋石膏辛涼解足陽明本經熱氣發熱潮熱表裡皆熱古燥煩渴之聖藥也且時時者時或惡風而不常也背上惡寒者但覺微惡而不甚也所以於感熱燥渴而用則無疑矣若夫表症惡寒常在背上惡寒而加睡弱者切不可用也又太陽始發熱而濕無汗者不可與之但汗後脈洪大而渴則可與之如少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夫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脈弱食少無大熱者切不可用也如誤用之則傾危可立而待矣

太陽合陽明方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湯加葛根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主之原文 几几項背拘強之狀 按後證葛根湯乃桂枝湯中加麻黃葛根也

其證無汗故以麻黃發之此證有汗故去麻黃而曰桂枝加葛根湯也若有麻黃則亦葛根湯矣

葛根湯 桂枝湯加 麻黃 葛根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原文 風寒傷經絡之經則所過但痛而已未至於強風寒傷經骨之筋

則所過筋急強直而成剛症瘦字之說也曰剛症無汗之名也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形氣之輕者也此以風

寒表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原文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原文

葛根加半夏湯 方見本湯

凡合病必自下利下利裡證也今之庸醫皆曰瀉底傷寒不治仲景則以前方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

虛陰虛故下利也以此湯散經中表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則不治而自止也惟明者知之其脈必弦而長張云

凡合病皆下利各從外證以別焉夫太陽病頭項痛腰脊強陽明病自疼鼻乾不得臥少陽病胸膈痛耳聾凡遇兩

經病證齊見而下利者合病也然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也仲景不言脈證止言太陽與陽明合病者以前章所

論包含已上之證即此理也况各經之證所見不一雖為定論乎 按合病者三陽合病也謂二陽經或三陽經同

俱受邪相合而病故曰合病此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亦指三陽而言併者併併併之謂前病未解後病已至有

迫逼相併之義此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病不能

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頭躁氣短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謂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滿

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也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加前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變如此也然此皆三陽病耳與三陰無干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矣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梔鼓湯 方見太陽中篇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者主之梔鼓湯

學者懷陽懷者熱悶說心中懊憹怛憺煩燥燥鬱鬱不舒憤憤無奈心

又煩悶而甚者也由下後表之陽邪乘內陷鬱而不舒結伏於心胸之間故如是按梔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煩香

豉色黑味鹹入腎而治躁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主之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宜主之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少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譫語者主之

煩者氣也躁者血也氣主肺血主腎煩燥俱在上者腎子通於肺母也故用梔子以治肺煩用香豉以治發熱躁

春懊憹不得眠也 或曰煩者心為之煩躁者心為之躁何煩為肺躁為腎躁夫心者君火也與邪熱相接上下通

熱金以之而躁水以之而飭獨存火耳故肺腎與火合而煩躁焉此煩雖肺躁雖腎且實心火為之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煩汗出者主之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此湯 下利後不煩為欲解若更煩而心下堅者為實煩此煩是心下濡者

是邪熱乘裡客於胸中為煩也與此湯吐之則愈 按此湯惟吐無形之虛煩則可若用之以去實則非豉子所能

宜矣實者須瓜蒂散主之

凡服梔子湯病人豈得澹者不可與服之 仲景用梔子湯治煩胸為高之分也故易老云輕飄而發肺色赤而發火

故能瀉肺之火也本草不言吐仲景用此為吐者梔子本非吐藥為邪氣在上拒而不納故令人上吐邪因得以出

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或用梔子利小便實非利小便清肺也肺氣清而化膀胱為津液之府小便得以出

也本經云治大小腸熱手與庚合又與丙合又能泄戊其先入中州故也去皮泄心火連皮泄肺火入手太陰少陰

麻仁丸 大黃 枳實 厚朴 芍藥 麻仁 杏仁

鼓腸脹浮而滿浮則胃氣強滿則小便數浮滿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燥或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胃強脾約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難故曰脾約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載脾血之花也原其所由必久病大汗大下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熾灼熱傷元氣必傷於脾而或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以自救全耗則木衰於長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積蓄也理宜滋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根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稍流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盛而氣實者無有不安若與熱雖盛而氣不實者難得暫遵你無有脾愈弱而腸愈燥者乎後之用此方用者慎勿膠柱而鼓瑟

茵陳蒿湯 茵陳六兩 大黃二兩 梔子十四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頭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痰熱在裡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源岐下

傷寒八九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梔子柏皮湯 梔子 柏皮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茵陳蒿湯治熱濕也梔子柏皮湯治燥熱也如茵湯則濕黃早則燥黃濕則泄之燥則潤之也此二藥治陽黃也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方見二卷

傷寒發熱在裡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 連翹用連翹根也氣寒味苦主下熱氣辨白皮氣寒味苦主熱毒去三毒時氣寒熱之劑必以苦為主又曰大熱之氣寒以取之是也 潦水即霖雨後行潦之水亦取其發熱之

極流而不潔不助濕也。右三瀉其首陳湯是欲泄滯甚熱也。梔子熟麻黃二瀉是欲解散其鬱也。為治不同總之皆折火撤熱之劑耳。色如烟黃乃濕病也。一身盡黃色如橘子黃乃黃病也。一身不痛開發黃活人云病人寒濕在裡不能熱著於脾胃。脹理不開。蒸熱與宿穀相薄。穀積不消化。故發黃。然發黃與寒血外證及脈俱相似。但小便不利為黃。小便自利為寒。血要之發黃之人心脾虛痛發熱引飲。飲必汗滑而眩暈。若寒血證即如狂大便必黑。此為異耳。或問白虎證亦身熱煩渴引飲。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發黃證相似。偏身汗出。此為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頭以下無汗。發黃證也。又問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重者。何曰太陽中濕也。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裡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或問傷寒發黃。惟陽明與太陰有之。俱言小便不利者不能發黃。何也。蓋黃者土之正色。以太陰與陽明俱屬土。故發黃也。其黃之理外不能汗。裡不得小便。脾胃之土為熱所蒸。故色見於外而發黃也。若小便利者。熱不內蓄。故不能變黃也。其有別經之發黃者。亦由脾胃之土受邪故也。

抵當湯 抵當丸 二方俱見太陽篇

血流下焦而瘀者蓄血也。大抵傷寒先看面目。次看口舌。公看心下至少腹。以手揣之。若少腹硬滿而小便不利者。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是蓄血證。可下瘀血。傷寒失汗。熱蓄在裡。熱化為血。其人善忘。而如狂。血逆則善忘。血下蓄則內急。用藥以散瘀血為效。大抵蓄傷寒病人。心下兩脇少腹。但有硬滿處。以手按則痛者。便當隨其小便。何如。若小便不利。乃是水與氣。若小便自利者。為有血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及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源似同下 仲景凡稱太陽證脈沉者。皆謂於熱發寒。頭項強痛而脈反沉也。且證兼發狂。小腹滿者。為蓄血。此

條抵當湯是其例也。自經而言。則曰太陽自脈而言。則曰膀胱陽邪由經而入。結於膀胱。故曰隨經乘熱在裡。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陽明證其全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必有人瘀血。故今善忘。尿雖硬。大便反黑。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病人無表裡證。發熱六七日。雖脈浮數者。可少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或問攻下之法。須外無表證。裡有下證。然後可攻。上言無表裡證。况脈更浮數。何

故言可以下之曰此非風寒之所病是由內傷而致寒也若外不惡寒裡無譫語但七八日發熱內燥津液乃陽或陰虛之時不可攻之其熱不已必變生焉故云雖脈浮數可下不待沉實而攻之夫內傷者經曰跌陽脈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傷脾此非本病醫得下所流也仲景之意不外是理凡傷寒當下之證皆從太陽陽明在經之邪而入於腑故下之令不言陽明病而但曰病人無表裡證此非自表之裡而病也但為可下故編於陽明篇中學者宜詳玩焉

傷寒有熱少腹痛應小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按成註身黃尿黑喜忘發狂亦是推屬之詞若依上文只是滿而不硬耳抵當湯丸藥味同劑如何是二法蓋喜忘發狂身黃尿黑者疾之甚也但小腹滿硬小便利者輕也故有湯丸之別桃仁大黃等分水蛭蟲多者作湯三之二者作丸作丸之名取其數少而緩也故湯用前服一升丸止服七合也活云若用抵當湯丸更宜詳慎審其有無表證若有蓄血而外不硬亦未可用宜先用桂枝湯以解外緩熱客勝脫太陽經也

大陷胸湯 方見前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又下之動數變遲宜大陷胸湯按太陽病在表未嘗解在表而攻裡可謂虛矣而况所得之脈皆浮而動數乎令得誤下動數變遲矣而又曰胃中空虛又曰短氣躁煩虛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同硬而可攻攻之乎宜大陷胸之力緩於水氣况已下者不可再下宜不畏其虛乎且經明曰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日脈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彼陽病實下結胃中空虛氣動脈心下懊懊者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况太陽失下後明有虛證乎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不硬者大陷胸湯主之源紋同下按言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

故也此不云下後但云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此亦不因下早而結胸者何也夫下早結胸事之亮然實結胸事之變其然實傳裡為結胸乃法之闕防不盡者故仲景遂其難以註方於其下也於此可見古人用心曲盡其妙且如下章以水結胸但頭汗出者以大陷胸湯主之亦在常法之外故條例其證以彰其理也亦或其人本虛或曾吐

下而理氣的外邪因入故自為結胸者也然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後往來潮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大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按太陽病已重發汗表則虛矣若復下之更又虛矣不大便五六日可見津液之耗矣非若前章之未嘗發汗

而但下之傷於早爾今雖有硬滿而可以迅攻之乎若曰潮熱於申酉係陽明屬調胃承氣證既又曰小有潮熱猶可發待之間將無他法以緩取之乎按潮熱本屬陽明也太陽潮熱惟此一證耳雖病太陽潮熱則在己午更玩

一小字則知邪於太陽為多陽明為少傷寒五六日哕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湯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若上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

小陷胸湯 方見前

文給散 方見前

白通散 葱白四莖乾薑一兩附子一枚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哕噉 上文云硬滿而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則痛是手按之然後作痛爾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則少腹不硬痛可知矣熱散於

前故云小結胸也且結胸脈沉緊或寸浮關沉今脈浮滑和熱氣猶淺尚未深結所以用此湯除胸膈上結熱也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灌之若灌之其熱被却服文給散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就證者與三物小陷

胸湯白通散亦可服 大陷胸湯太陽本藥也大陷胸丸陽明藥也小陷胸湯少陽藥也大陷胸湯治熱實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治痞 按煙云結胸脈浮大不可下下之則死張云用藥如用兵和可而進和難而退此理勢之必然

也夫寸浮關沉乃結胸可下之脈今脈浮大心下雖結其表邪尚未全結也若驟下之重虛其裡外邪復聚而必死矣仲景所以言此為感戒使無踵其弊也其脈既不可以當候其變而待其實做如小結胸證其脈浮滑按之則痛

故和邪非深結亦不敢下無過解除心下之熱耳小陷胸湯主之或又曰結胸倘有外證大陷胸可用石子曰結胸無外證或有微熱或有小潮熱仲景已明言之其餘別無表證若有外證其邪亦未結實不可以結胸論也嫂曰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多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柴胡桂枝湯主之又傷寒六七日已發汗而復下胸膈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已上之證雖云心下支結及言胸膈微結二條俱有外證所以柴胡加桂枝及加乾薑以和解之如無外證止有胸膈結實而痛者方為結胸病也

陽明少陽各方

大承氣湯方 厚朴祛把實芒硝大黃諸實必縮滋潤實四症全替方可用

小承氣湯方 厚朴 枳實 大黃

調胃承氣湯方 芒硝 大黃 甘草

發汗後不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燥咳除同三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傷寒十三日過經不解譫語者以有熱當以調胃承氣湯下之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溇腹微滿鬱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陽明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 恐有燥屎欲和之法與小承氣湯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者如見鬼狀止為上一截是將潮熱譫語不惡

寒不大便對為現證下文又分作一截以辨劇者微者之殊微者但發熱譫語但字為義以發熱譫語之外別無他

證其用承氣湯一方利止後服見其熱勢猶恐下之太過也至其劇者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

如此熱極證危不可不決死生以斷斷以脈弦者生滑者死此陽熱已極若脈弦為陰未絕猶可下之以復其陰若

脈濡為陰絕不可及藥而必死矣潮熱者若潮汐之來不失其時一日一發按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

即是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旺於木申必於日晡時發乃為潮熱 諸病者謂亂言無次第數更端也邪
聲者語重煩煩也只將一字四言重疊頻言之終日殷勤不悞他般也蓋神有餘則能轉變而亂為數數更端神
不足則無變而只守一般也此虛實之分也諸語屬陽明實則諸語虛則語亂者顛倒錯亂言
出無倫常對空獨語如見鬼狀斯數者邪重煩煩語雖誤而邪重煩煩語語不已老年人遇事則語語不休以陽氣
虛故也此諸語邪虛實之所以不同也二者本不難辨但陽或裡實與陰其隔陽皆能錯語須以他證別之大使
秘小便赤身熱煩渴而去語者乃裡實之證語也小便如常大便潤下或狂躁或反發熱而妄言者乃陰隔陽之證
語也

陽明病證論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便氣滯主之因與水氣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氣燥大便必硬硬則語語小便氣滯主之

陽明病能語有潮熱及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但硬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汗出語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煩下之雖經久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熱故也宜大承氣湯

或問經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答曰夫胃為受納大腸為傳送之府燥屎宜有在胃中哉故經言殺消水去形

亡也以此知在大腸而不在胃也明矣 按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故使胃實是以取如仰死註曰胃

上口為首門胃下口為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即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為關門水滲泄入於膀胱

粗滲入於大腸結於腐腸腐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

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通言陽明也言胃是連及大腸也以其胃為足經故從下而

言之也從下而言是在大腸也若胃中實有燥屎則小腸乃傳道之府非受盛之府也故元子云小腸承奉胃司受

盛糟粕受已後化傳入大腸是知燥屎在小腸之下即非胃中有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且發潮熱手足發熱汗出大便難而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下之心中心悞悞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病人煩

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天下後六七日

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瀉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得病二三日脈微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與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漉未定成硬攻之必漉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

大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或謂減不足言復曰當下之何也曰此古之文法如是也言腹滿不減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比滿而不減之謂也若時滿時減者不可以當下而論假如太陽篇中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

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必衄宜桂枝湯故桂枝湯當發汗而誤非

為治衄也其減不足言之說亦不外乎是理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剋賊名為負也脈浮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或問承氣湯陽明當下之證宜用今少陰病亦用何也蓋胃為

水穀之海主養四旁有病皆能傳之入胃其胃主燥則腎水乾以二三日則口燥咽乾是熱之深傷之速也故

曰急下以全腎水夫土實則水清謂水穀不相混故自利清水而口乾燥此胃主濕熱而致然也下利色青者肝也

乃肝邪傳腎從腎之經脈從肺出絡心胞注胸中由是而心下痛故急下以去實熱逆實邪其六七日腹脹不大便

以入府之邪連連胃之腸則腎瀉故急下以逆胃熱逆腎水蓋陽明與少陰皆有急下之條然而證雖不同其入府

之邪連連胃之腸則腎瀉故急下以逆胃熱逆腎水蓋陽明與少陰皆有急下之條然而證雖不同其入府

之邪連連胃之腸則腎瀉故急下以逆胃熱逆腎水蓋陽明與少陰皆有急下之條然而證雖不同其入府

之理則一。是以皆用大承氣也。

下利雜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大法秋宜下。

凡脈下藥用湯勝丸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大承氣湯。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大承氣湯。

問曰。人病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又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後。至其年月日復發。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病人脈中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脈微澀而遲者。必心下硬。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問承氣湯仲景有大小調胃之名。何

也。然傷寒病熱傳入裡。謂之入府。府者聚也。益邪熱與糟粕結而為實也。實則潮熱譫語。手心濼濼。汗出者。此燥

屎所為也。如人壯大。熱大實者。宜大承氣湯下之。又熱結不堅滿者。故減去厚朴枳實。加甘草而和緩之。故曰調胃

承氣也。若病大而以小承氣攻之。則邪氣不伏。病小而以大承氣攻之。則過傷正氣。且不及還。可再攻。過則不能復

救。可不謹哉。仲景曰。凡欲行大承氣。先與小承氣一鍾。腹中轉矢氣。乃有燥屎也。可以大承氣攻之。若不轉矢氣。甚

不可攻。攻之則腹脹不能食而難治。又曰。脈承氣湯得利。慎勿再服。此語語告戒也。凡用攻法。必先妙算。料重合宜。

則應手而效。若不料量。毒氣攻之。必至殺人。按陽明一經。分為太陽。正陽。少陽。二經。而以大小調胃承氣下之者。

按本草云。大黃酒洗。入太陽經。酒洗入陽明經。浸久於洗。得酒氣為多。故能引之於至高之分。若物在山巔。人迹不

及。必射以取之也。故仲景以調胃承氣。收入太陽。明而大黃下註曰。酒洗。及詳其用本湯。一則曰。少少溫服。二則曰。

當和胃。並調胃承氣湯。又詳本湯少證。謂曰。不吐。不下。心煩者。又發汗不解。其於核熱。又吐。後腹脹滿。是太陽陽

明去表未遠其病在上不當攻之故宜緩劑以調和之也及至正陽陽明則皆曰急下之與大承氣湯而大黃下注
曰酒洗是洗輕於瀉微升其趨下之性以治其中也至於少陽陽明則去正陽而過太陰其分瀉下故小承氣湯中
大黃不用酒制少陽不宜下故又曰少與曰微瀉之勿令大泄此仲景之妙法也東坦不審胃之云者乃仲景蓋謂
胃承氣於太陽篇太陽不宜下故又稱胃以別之却踵成氏之說以小承氣治太陽脾胃之證以調胃承氣治正陽
陽明大承氣之證余故不能無辨海云大小調胃三承氣之湯必須脈浮頭痛惡風惡寒表證盡罷而反發熱是
故證語不大使方可用之若脈浮緊下之必結胸若脈浮緩下之必痞氣已上三法不可差也若有所差則無形者
有遺害假令調胃承氣證用大承氣下之則愈成死氣不復以其氣禁犯之也大承氣證用調胃承氣下之則愈成
神氣不清以其氣藥無力也小承氣證若用芒硝下之則或下利不止變而成痙矣三承氣宜可差乎陶云大凡
傷寒邪熱傳裡結實須有熱氣淺深用藥令之庸醫不分當急下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瀉劑
下之因茲而斃者多矣余謂傷寒之邪傳裏非一治之則殊病有三焦傷毒則痞滿燥實俱全俱宜大承氣瀉蓋
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若邪在中焦則有燥實
堅三證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朴恐傷上焦虛無氣血之元氣調胃之名自此
始矣若上焦受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瀉而以枳實厚朴除痞大黃泄實去熱去芒硝不傷下焦血分乃真陰謂不
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證尚未除而裡證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湯通表裡而緩治之又有一
及血氣兩虛之人亦宜用此故經云轉藥軟堅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其大柴
胡加大黃小柴胡加芒硝方為轉藥蓋為病輕者設也仲景又云湯滌傷寒熱結皆用湯液切禁丸藥不可不知

豬苓湯方

猪苓

澤瀉

茯苓

滑石

阿膠

各一

湯

陽明病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按此浮字誤也活人云脈浮者五苓散脈沉者猪苓湯
則知此發脈字下脫一不字也據太陽篇內五苓散乃猪苓澤瀉茯苓三味中加桂白朮也陽明篇內猪苓湯乃猪
苓澤瀉茯苓三味中加阿膠滑石也桂與白朮味甘辛為陽主外阿膠滑石味甘寒為陰主內奉謙之言亦可謂不
失仲景之旨矣第奉謙破區別二藥分曉不覺筆下以沉對浮遂使後人致疑三陽證中不當言脈沉更不復疑

經文之有闕也。更詳太陽證。因常脈浮而陽明為表之裡。故其脈不曰浮而曰長。蓋長者不浮不沉中之脈也。成氏直以脈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脈沉言之。皆失之矣。若曰脈浮者五六最不浮者。皆為陽明。則得仲景之意矣。又詳少陰篇。病下利六七日。數而嘔。渴心煩不得臥者。皆為湯一。條雖不言脈沉。然少陰之脈必沉也。宜活人以少陰對太陽。一證而言之。概以此推之。成氏隨文誤釋明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利其小便故也。辨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伍。天寒衣薄則為瀉。天熱衣厚則為汗。是汗瀉一液也。汗多為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豬苓湯。利小便也。

小柴胡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數者。與小柴胡主之。源叔作下或問少陽膽經。經紆盤屈。皆多於各經。及觀少陽篇中治病至簡。又不問何約。為本經之止法。何也。夫經絡所據身之從屬太陽。太陽為陽中之陽。陽分也。身之前屬陽明。陽明為陽中之陰。陰分也。陽為在表。陰為在裡。少陽在身之側。夾於表裡之間。故曰半表半裡。太陽膀胱水寒也。陽明大腸金燥也。邪在陰陽二分之中。近後膀胱水則惡寒。近前陽明燥則發熱。故往來寒熱也。治法太陽在標。可汗而解。麻黃是也。在本可汗而解。五苓散是也。陽明在標。可以解肌。葛根是也。在本可下而解之。承氣湯是也。獨少陽居中。不表不裡。開竅於膽。有人無出。故其發汗。禁利。大便。禁利。小便。惟宜和之。以小柴胡湯。故名三禁湯。冷熱均平。從於中治。乃和劑之劑。若犯之。則各隨上下。前後本變中變。與諸變不可勝數。醫者宜詳之。

本方加減法

血弱氣盡。脈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發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臆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按血弱氣盡。結於脇下。是標胸脇苦滿句。正邪分爭。是經往來寒熱句。此是例法也。至默默不欲飲食。兼上文為痛而言也。若臆府相連四句。乃釋心煩喜嘔也。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發熱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頭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口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飲者嘔脈文入聲或云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傷寒陽脈滿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不瘥者與小柴胡湯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凡柴胡湯證而下之者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者與小柴胡湯

大柴胡下之則愈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宜芒硝主之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理也可與小柴胡湯

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澀小便自可胸脇滿不結者小柴胡湯主之

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桂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汗出而解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者小柴胡湯主之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硬滿或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瘧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主之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者主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書曰明了夜則能語者主之

仲景傷寒論中言婦人者止此三條耳。活人書言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男子先調經女子先調血此大略

之解其要之脈察無注為傷寒脈絛有注為中風熱病脈洪大中暑細弱其證一也當汗當下宜必調血而後行津液那仲景傷寒論不分男女良以此概此論固當猶為未也仲景立聖也世醫所知仲景不知有是理乎聖人創物醫者達之事可以為天下則聖人已先授之矣何待世人明之子聖人不言以其同診也後人不知湯液之源故立為後人法則異於男子常人所具聰明眼者皆以此為是乎然以藥考之則可知也假令桂枝芍藥固營而開衛非血藥而何麻黃防風雖為之發汗本治女子餘病非血藥而何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熱發胡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虛也當歸地黃不言可知為血藥白木人皆以為氣劑本草言能和膜膈間血非血藥乎大抵用之在陽便是氣藥用之在陰便是血藥若男子與女人傷寒皆營衛受病其證一也何以云男先調氣女先調血也此二句雲岐子以為治雜病法之常體非為傷寒設也其所以然者以其任衛盛而有子月事行有期有熱入血室一證不得不異也在妊孕不得不休在經血不得調表裡汗下何常有異也無汗下燥中增損自有調保之義活人云任娠不用桂枝半夏桃仁柴胡湯減半夏為首龍湯是則是矣必意蓄血極而歸於死須抵當湯丸則安得不用止是減劑從輕可也故黃帝云婦人身重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聚大積其可犯也其大半而止過者死此所以有從輕之義蓋由諸此以知桂枝半夏桃仁可用處必用不可全無但當從輕則可耳保安丸中有桂附牛膝皆隨治之劑以其數多之中些少是亦從輕而無妨也又為引用必煩少而不可無也大意如此後之君子更宜詳定保劑多破劑少破者從其保破劑少安劑少安者從其破此理不可不知又寒熱多少例寒者多熱者少熱不為之熱熱者多寒者少寒不為之寒按岐伯之論謂在婦之用毒約可用而不可過也婦人懷孕謂之重身欲用毒約以治其病者正以內有病之故則有病以當毒約其子必無殞也不惟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大積大聚或病甚不堪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祇宜察其大半而止約行彼病自漸去若過用其約則敗損真氣死矣按男子亦有熱入血室證經云陽明病下血譫語此熱入血室但頭汗出刺期門蓋衝脈為血海即血室也男女均有之男子下血譫語婦人寒熱似瘧皆為熱入血室迫血下行則為腸熱而利扶血之脈全消全數或沉代血熱文保則脈洪或大抵男子多在左手女多在右手見之也或問小柴胡近世治傷寒發熱不分陰陽而用之何也然發熱之苦平乃足少陽經傷寒發熱之藥除半夏表裡之熱及往來寒熱小有日晡潮熱也佐以黃芩之苦寒以退熱半夏生薑

之辛以退寒人參大麥之甘溫以助其液解渴生津液則陰陽和而邪氣解矣。但太陽經之表熱陽明經之標熱皆不能解也。如用之。豈曰無害。若火陰傷寒。而表發熱脈沉足冷者。服之立至危殆。可不慎哉。及內虛有寒。大便不實。脈息小弱。與婦人新產發熱。皆不可用也。素問志云。朱胎與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或次仲疾作。召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二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答云。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肚曰。古人製以咀別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及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膈上。所以胸滿而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逆安。

小建中湯 方見三卷

傷寒陽脈沉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瘳者。與小柴胡湯。主之。垣云。藥味鹹於土中。瀉木為君。飴糖甘草。甘溫補脾。養胃為臣。水椽木芍。亦來侮土。故脈弦而腹痛。肉桂大辛熱。佐芍藥以退寒。芍藥甘草。甘平溫。發散陽氣。行於經絡。皮毛為使。故名建中。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大黃二兩 枳實四枚 半夏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五兩 大枣十二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日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唯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四條同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有人病傷寒。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以小柴胡與之。不除。予曰。

脈洪大而實。熱結在裡。小柴胡安能去之。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三服而病除。

益大黃湯。將熱傷寒中要藥。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 黃芩 芍藥 枳實 半夏 大黃 生薑 大枣 按柴胡大黃之藥。升降同劑。正見仲景處方之妙。柴胡升而散外。大

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自愈。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傷寒後。脈沉沉者。內實也。下解之宜柴胡湯。或問大柴胡若內煩裡實者。固宜用也。其嘔而下利者。亦用之。何也。夫治病節身。虛實二者而已。裡虛者。雖使難而勿攻。裡實者。雖吐利而可下。經曰。汗多則使難。脈尚未可攻。以虛為

不足。即裡氣未實。故也。以此大柴胡主之。凡吐利。心腹滿軟。為裡虛。嘔吐而下利。心下痞硬者。為裡實也。下之當蘇。

況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日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蘇蘇。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二節。病雖有外。參其理實同一機也。皆與大柴胡者。宜也。病者二十餘日以上。有下證者。宜大柴胡湯。恐寒氣太峻。益傷寒過經。則正氣多虛。故也。

有人患病。傷寒。目痛。鼻乾。不得臥。大便不通。尺寸脈洪大。已數日。一夕汗出。予謂。速以大柴胡湯下之。醫駭曰。陽明自汗。津液已涸。法當用蜜煎。何須苦用下。余謂曰。予雖知蜜煎。然當宜知大柴胡湯。乃仲景本傳之機。公安能知之。余力爭。竟投大柴胡二帖。愈。仲景論陽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已是自汗。若又下之。宜乎表裡俱虛。又如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咽燥者。急下之。人多謂。證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宜下。豈不陰氣愈。舉此二端。則其可疑者。不可勝數。此仲景之書。人字能讀也。今謂。仲景言急下之者。亦猶言當發表。意當發裡之說。凡解急者。為之藥。謂。總見汗。未至津液乾燥。使速下之。則為精挽。免致用蜜煎也。

三陰及各證方

桂枝加芍藥湯 即於桂枝湯內倍加芍藥

桂枝加大黃湯 即於桂枝湯內加 大黃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源岐曰下表證未罷而反下之。邪乘裡虛。當

作結胸。今不作結胸。而作腹滿時痛。是屬於太陰裡氣不和。故腹滿時痛耳。時痛者。有時而痛。非大實之痛也。故但

與桂枝湯以解表。加芍藥以和裡。

大實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太凡表證未罷。仍當解表。若誤下以虛其裡。則餘邪乘虛而入。作大實病。曰大實

病。則非時而痛者。可例矣。茲前方但倍芍藥。而此則加大黃。加大黃者。取其苦寒能瀉實也。或問太陰有可下者

乎。曰有。經云。及太陽證留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病。桂枝加大黃湯。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證。以

其錯下。脾傳於胃。故為誤下傳也。治痛必求其本。彼今腹滿。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何為不用芍藥。大黃之

屬。抑於桂枝湯內加之。蓋以病從太陽中來。當以太陽為本也。又如結胸證。自高而下。脈浮者不可下。故先用麻黃

湯解表。已然後以陷胸湯下之。是亦求其本也。至於蓄血下焦。血結胸臆。是亦從太陽中來。發盡無形之氣。乃使勝

脫中有形之血 太陰為病脈沉其人續自便利設常用大黃以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當歸四逆湯 當歸 桂枝 芍藥 細辛 甘草 木通 大棗 五枚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藥即方見

手足厥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陳啟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陳啟 按此承上文言雖有手足厥脈細欲絕證候若其人

內有久寒則加吳茱萸生薑以散久寒而行陽氣日久寒者陳久之寒對下直中寒也明矣

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脈浮者因兩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主之

四逆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當救裡宜四逆湯陳啟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者若不瘥身體痠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 發熱頭痛表病也脈反沉者裡脈也經曰表有病者

脈當洪大今脈反沉遂故知愈也見表病而得裡脈則當瘥若不瘥為內虛寒甚與此湯救其裡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 經言輩字者為約性同類惟輕重優劣不同耳凡太陰自

利不渴師言有用理中而愈者甚則理中加附子而獲安者凡言輩者蓋如此夫四逆湯甘平相合乃大熱之劑苟

輕用之恐有過度之失所以仲景不為定擬也莫若以理中備備而用之至為平穩如不得已者四逆方為用也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少陰病欲食入口則即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

寒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寒又下利厥逆而身寒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屬霍亂四逆湯主之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 細辛二兩附子一枚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前湯主之源叔同下 或問論傳經之脈自三陽傳至太陰太陰則傳少陰比不言傳經而言始得之何也曰傳經者古人明理之法之意如此安可執一而論哉夫三陽傷寒多自太陽入次第而傳至厥陰者固有也其三陰傷寒亦有自利不渴始自太陰而入者今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止由自入故云始得之故少陰無身熱而今有熱故言反發熱以不當發熱而熱也為初病邪淺故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發散之按六經中但少陰發難辨此條要者一反字是以陰證雖云不用麻黃今既始得之反發熱脈沉所以用麻黃附子細辛以溫散之耳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 詳仲景發汗湯劑各分輕重不同如

麻黃桂枝湯青龍各半越婢等物各有差等至於少陰發汗二湯雖同用麻黃附子亦有加減輕重之別故以加細辛為重加甘草為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其第一證以少陰本無熱今發熱故云反也蓋發熱為邪在表而當汗又兼脈沉屬陰而當溫故以附子溫經麻黃散寒而熱須汗解故加細辛是汗劑之重者第二證既無表寒之可溫又無裡熱之可下求其所以用麻黃附子之義則是脈亦沉方可名曰少陰病身亦發熱方行發汗藥又得之二三日病尚淺比之前證亦稍輕故不重脈證而但曰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

黃連阿膠湯 黃連四兩黃芩一兩芍藥二兩阿膠三兩雞子黃生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前湯主之原文

附子湯 附子一枚白朮二兩茯苓 白芍 人參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不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原文 按背脊胸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胸中而轉行於

背內經曰人身之陰陽者背為陽腹為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為之惡寒若風寒在表而惡寒者則一身盡寒矣但有惡寒者陰寒氣盛可知如此條是也又或發陰氣不足陽氣內陷入於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也一為陰寒感氣一為陽氣內陷何以明之蓋陰寒

為病則不能消耗津液故於少陰病則曰口中乾又陽氣內陷則熱燥津液為乾故於太陽病則口渴舌乾而渴也
要辨陰陽寒熱不同者當於口中潤燥辨之 按傷寒以陽為主上件病皆陰勝緣於無陽矣辛甘皆陽也故用附
木參苓所以散寒而養陽辛溫之藥過多則恐有偏陽之弊故又用芍藥之酸以扶陰經曰火欲實木當平之此用
芍藥之意也

少陽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桃花湯 乾薑一兩 赤脂石一斤 粳米一升

少陰病下利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原文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證自三陽傳水者統是熱證成無已

因其下利而曰協熱因其用乾薑而曰裡寒余謂不然蓋少陰腎水也主禁固二便腎水為火所灼不能濟火火熱
起伐大腸金故下利且使膿血此方用赤石脂以其性寒而溫寒可以濟熱瀉可以固脫用乾薑者假其熱以從治
猶之白通湯加人尿猪膽乾薑黃連苦冬人參湯用冬連被假其寒此假其熱均之假以從治備經曰寒者熱之熱
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筆也正此之謂用粳米恐石脂性寒獨胃故用以
和之向使少陰有寒則乾薑一兩之量豈足以溫赤石脂一斤之多適足以濟寒而殺人矣豈仲景之方乎

猪膚湯 猪黑皮 白粉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主之 膚乃是煇猪刮下更皮禮連疏云某膚內厚皮膚外薄皮語云膚淺義取

諸此 按白粉乃白米粉也且鉛粉亦名白粉又名定粉又名胡粉主治積聚疔和與白粉不同

甘草湯 即甘草一味

桔梗湯 甘草 桔梗 連翹 薄荷 竹葉 梔子 黃芩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瘥者可與桔梗湯原文

苦酒湯 藥即方見

少陰病咽中生瘡不能語言者苦酒湯主之原文

半夏湯 禁即方見

半夏散 禁即方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或問六經傷寒皆不言咽痛惟少陰篇中有咽痛咽傷之證何也夫少陰咽痛乃經絡所繫蓋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循喉嚨故苦本故有咽痛病之患內經曰所生病者咽腫舌乾噤氣及痛此經脈所繫邪氣循行而然也

白通湯 葱白四莖 乾薑 附子一枚

白通加猪膽汁湯 禁即方見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厥反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 脈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按少陰屬腎水賦也得天地閉藏之令主禁固二便客寒居之則病而失其體不能制水故下利葱白之辛所以通陽氣萬附之辛所以散陰寒故即葱白而名之曰白通 或問白通湯及白通加猪膽湯真武湯與通脈四逆湯皆為少陰下利而說除用薑相同其餘之藥俱各殊異何也曰病殊則藥異少陰下利寒氣已甚非薑不能治此下利之理無殊至兼有之證不一則用藥當各從其宜如白通湯用薑附以散寒止利則加白蔥以通調陽氣若利而乾嘔煩者寒氣太甚內為格拒而薑附非煩者之所宜必嘔而不納故加人尿猪膽汁候溫冷而服之以人尿猪膽汁皆鹹苦性寒之物自納而不阻至其所則冷體皆消熱性便發又真武湯治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滿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痠痛自下利者為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夫水散者則寒濕也腎主之腎病不能制水故停蓄為水氣腹滿寒濕內甚也四肢沉重痠痛寒濕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濕甚而水穀不能別也經曰脾惡濕甘先入脾茯苓白朮之性以益脾逐水寒濕所勝半以辛熱濕淫所勝佐以酸辛故用附子芍藥生薑多酸辛以溫經散濕太陽篇中小青龙湯證亦為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如真武湯者不殊此理也通脈四逆治少陰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為裡寒身熱惡寒而面色赤為外熱此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與通脈四逆湯以散陰通陽其或為之證依法加減而治之已上四證俱云下利而兼有或為之證不一是以用藥大同而小異

也。或云白通湯用附子。凡四證惟真武湯一證。熟附餘皆生用。何也。凡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非乾薑佐之。則不可。炮熟則益陽除濕。用生薑相輔。尤為宜。冬乾薑草熟。故佐生附。而用生薑。辛溫少宣。熟附之功。原佐使之妙。無出此理。蘇白通等湯。以下利為重。其真武湯證。以寒濕相搏。附子亦用炮熟。仍用生薑以佐之。其生熟之用。輕重之分。無過此理也。

真武湯 方見三卷內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原文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頭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主之。原文

通脈四逆湯 四逆加蔥薤白甘草

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者。主之。原文

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主之。

四逆散 甘草 柴胡 枳實 芍藥 生用 各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原文 此寒邪傳至少陰。裡有結熱。則

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四逆而不溫。用枳實所以破結氣。而除裡熱。用柴胡所以升發真陽。而回四逆。甘草和其

不調之氣。芍藥收其失位之陰。是證也。雖曰陽邪在裡。甚不可下。蓋傷寒以陽為四逆。有陰進之象。若復用苦寒之

藥。以下之。則陽益虧。是是在所忌。論曰。諸四逆者。不可下之。蓋為此也。太凡初服藥時。無是證。服藥後。而生新證

者。故經曰。若吐若汗。若下後之證。是也。即壞病也。當以何逆而治之。若初服藥。有是證。服藥後。只是原證。如說不見

新有證候者。只是病未退。仲景所謂服湯一劑。盡病證猶在者。重作服也。汗下同法。清碧杜先生曰。陽熱病。雖發陰

寒病易治。蓋熱者傳。變態不一。陰寒不傳。治之亦一定法耳。仁菴嚴先生云。凡醫他人。治過傷寒。須究前證。曾服

何藥。倘證交雜。先以重者為主。次論輕者。假如傳經之邪。治有三法。在皮膚者。汗之。在表裡兩間者。和解之。在裡者

下之。此自外入內之治也。至若體虛之人。交接陰陽。飲食不節。則表虛中邪。又非在表。可汗之法。必用大熱之劑。溫

悉備故用三陽標藥治之。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是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方見本湯

傷寒本自寒下，賢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者主之。原文

白頭翁湯 白頭翁二兩 秦皮 黃連 黃柏三兩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原文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四逆加人參湯 本方加人參一兩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及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為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原文

理中丸 本方等分薑丸

霍亂頭疼發熱，身疼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

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原文

大病後復喜噦，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此丸藥溫之，宜理中湯。原文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以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汁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主之。原文

燒裙散 即裙襠燒灰也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心氣少，腹裡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沖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燒裙散主之。據

取此物者，亦以病固於陰陽感名而得，故亦以陰陽之理治之。又且五味入口，鹹入腎，腐入腎，穢入腎，乃

濁陰歸地之意也。裙襠味鹹而腐，故能入少陰，此之則濕，故足以化氣化之，則濕故足以入膀胱，經曰：濁陰歸六腑

是也。藥物雖隨而用意至微。

枳實梔子散湯

枳實

梔子 枳實 枳實 枳實

枳實 枳實

大補藥後發復宜積實施子政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棊子大五六枚原文

酸水湯 酸水味甘酸而性涼喜志故解煩渴化滯物其法以炒粟米熟投冷水中五六日味鹹生白花色類漿
故名若浸全取者害人

牡蠣澤瀉散

大病瘵後從臍以下有水者主之服

是書也學精天地人事備備仙佛所以語皆見孔說證藥方以入微字可針不超前液合而擅美向猶志於四卷之
秘未竭 先生之識茲復訂定諸篇其行是誠斯世之幸但期觀者玩其辭必盡索其解勿僅大意之求用者得其
旨於以大具施無等陳言之禍始克驅除百病不負 先生種播之苦心庶幾弘濟蒼生俾慰吾友後梓之隱念云

古海寧愚山堂後學周瑞冠之氏謹識

不肖斯身受 外祖大人高厚洪恩豈敢萬一思以其立功所獲內體凝瑞永祀寢室幸於雍正十二年內同郡
諸賢公請推奉省寺行擬建祠登祀又欲以其醫學諸集廣傳普濟而所刻之需意甚屬門法律及尚論為前四卷
已善為人世珍特尚論為後四卷手稿付歸誠笑全悉能增刊今因房弟長明慨為捐梓謹將原本清付一一校刻書
成自必與前刻共傳不朽而不自之欣慰更無窮也乾隆四年夏月靖安西關庠生不肖錫舒斯蔚炳文氏謹跋